

66
號刊創

期一第 卷一第

1935. 11. 1 (庚午)

凡平

版



平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中華書局

初版新書

特價

(仿宋連史紙印)

清都散客二種

趙南星原著
盧冀野校訂

定價二角 特價一角四分

趙南星爲晚明名臣，氣節昭然，嫉惡宵小，乃有笑贊之作，蓋所以刺時政也。芳姑園集府，爲所作小曲集，詞章瀟灑，慷慨激烈，與時韻俗調，大相逕庭。二種皆爲世間罕見之本，經盧冀野先生悉心校訂，附有題記。樂府卷中吳瞿安先生按語及跋尾，尤爲名貴。

毛刻宋六十一家詞勘誤

朱居易編 定價二角

特價一角四分

毛刻汲古閣宋六十一家詞，爲宋詞最大結集，當馮郵叢書未出以前，活宋詞者，舍此編外，幾不復更有資糧。惟手氏疏於校讎，訛奪殊甚，學者病之。今編者特據雙照樓涉園影刻宋詞、四印齋所刻詞、彊邨叢書山左人詞暨手斧季手校六十一家詞稿本，以及其他精槧精鈔，將原刻之訛奪處，一一爲之補正，復以花庵詞選、歷代詩餘、詞綜、詞譜等互相校勘，以匡各精本之不足，使讀正刻者，庶無遺憾焉。

初版新書特價

▲特價期四月底止▼

中華書局

平凡

創刊號

目次

分地

任其(一二)

牆

脩朔(五〇)

忤逆

魏艾寒(六九)

哈孫的前程

(意·Bruno Cora)

西裴(二九)

沒有褲子的人

(俄·Fedor. B. Isjigin)

徐君藩(九九)

不要英雄

問蒼(六二)

果實

(日·森山啓)

雷石榆(六六)

行列

林冷秋(二三)

日割

林心平(三五)

十一月的村莊

陳啟肅(八〇)

論人物描寫

糜文開(一)

圖：衝吧，笨牛！ 薩一佛

忘却了新年的人 卓飄紅

平凡

創刊號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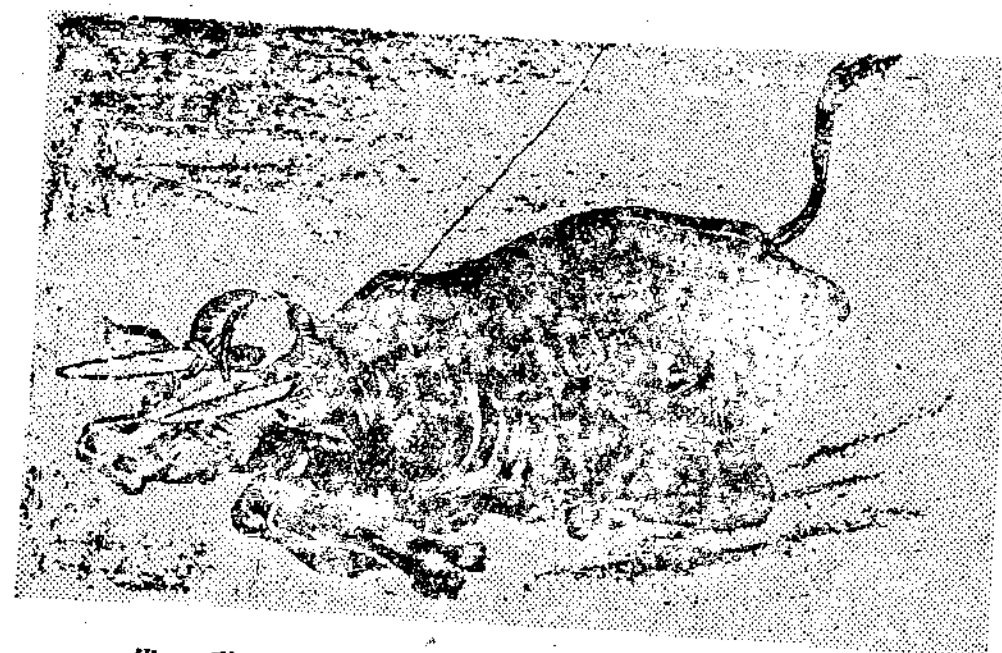
紅飄卓

人的年新了却忘

凡平

號刊創

日五十月一年六十二國民



佛薩

！牛笨，吧衝

版出社藝文凡平

論人物描寫

糜文開



一·引言

現代文藝的特點之一，便是社會的自覺，把社會問題作爲了文藝的主題。因而小說的描寫側重現實的事件。小說把事件爲重心而不把人物爲中心，所以小說無主角，描寫事件進展着的一個個的場面，代替了主角人物的描繪。人物的描寫，已經不像以前那樣認真，可是人類畢竟是走着進步的路的，在描寫事件進展中留意着各種人物的創造，當然是更完美的事。這一點，最近也在我們中國文壇上注意着了。

我小說寫得不多，也沒有寫出怎樣優秀的作品來，我自己對於人物描寫的經驗是不足的，可是，也因此使我對於「怎樣描寫人物」這一課題，格外用心來研究一番。以下所論，是根據時下理論家名作家的話，參合自己的經驗而整理出來的。寫在下面，作爲自己研究的報告，給與別人作參攷，並希望藉此得高明者的指正。

12
8/10/5
343

二·合於科學的原則

從前神怪小說中的人物，固然荒唐不經，就是才子佳人式的傳奇小說，描寫的人物，也往往不合於實際。近代科學昌明，宇宙間的一切，都在科學的洗禮下，重新估價。得到生理學心理學等等的幫助，近代作家的描寫人物，也益趨合理化。譬如一個人在發育時代的生理與心理的變化，都已經在小說中可以看見巧妙而詳密的描寫，男女戀愛時的心理作用，少女與少婦的不同的生理心理，都能在小說家的筆下，一一合理地描繪出來。像左拉的實驗小說，更是應用了科學的方法，去觀察和描寫，他的大著「四福音」，敘述着一個墮落的家庭，完全是病理的遺傳的描寫，把遺傳學應用到文學上來，易卜生的名劇「羣鬼」，也是一個好例。我們中國的新小說，當然也同樣受到這科學的洗禮，郭沫若的「歷史小品」中「秦始皇暴死」等幾篇，完全是他醫學智識的發展，魯迅在他的「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中說：「這就是『狂人日記』。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此外的準備，一點也沒有。」就是以寫三角戀愛出名的小說家張資平的人物描寫，也隨處可以看到生理學，心理學的應用。所以，一個寫小說的，不得不有一點科學上的根底。我們現在的小說，描寫的重心，雖在事實，人物的描寫，應該充分應用社會科學的方法，不必作詳密的生理學的描寫，然而必要的地方，也可應用；至少我們描寫的人物，須合於

自然科學的原則才是合理。

三·由社會的觀點來描寫

在日本藏原唯人的「再論新寫實主義」一文中，有如下的話：

「站在辯證法底唯物論的立場的新寫實主義，是由社會的觀點來看一切現象。個人的性格、思想、意志，決不是個人先天的地有着的，是從社會的環境中變化，發展的東西。某一個人的某一定的性格、思想、意志，同時是代表某一一定的時代，某一一定的社會，某一一定的階級，集團的東西，所以在個人裏求不着動着社會的原動力，反之，在社會裏，却一定能看出個人的性格，思想，意志的原因。法台也夫的『潰滅』中的人物是表現出這樣的。」

同樣，我們在田軍的「八月的鄉村」，蕭紅的「生死場」等小說中，所描寫的人物，也是這樣的。但這「決非把人人塗抹了同樣的色彩，決非抹殺個性的那意義。牠不過是社會的解釋那個性的由來」。同時，我得補充的，是個人的性格、思想、意志等等，一方面是在社會的環境中變化發展，一方面，他的自身，也是社會的成分，同樣在影響着社會，影響着別人。所以人物的描寫，不特需要典型化，需要描寫典型化人物的如何變化發展，還需要寫出各個人物的如何相互影響。老舍的「牛天賜傳」，已經應用着社會科學的眼光，來描寫各方面如何影響着牛天賜的性格，思

想，意志，但是他在牛天賜的如何影響着別人，似乎尙未注意到；作「牛天賜傳」書評的畢樹棠，也未注意到。（牛天賜傳的意識如何，不在本文範圍之內，不及）

描寫人物的性格，思想，意志等在社會環境中變化發展，這也並不是機械化的公式般的描寫，我們還須把人物在那複雜性與矛盾性裏面，在那生活的形象裏面描寫，把人物的心理狀態清楚地描繪出來。但這與過去的心理主義又不同。從前的心理主義，是不可捉摸地描寫實驗室中的個人的心理。我們的心理描寫，却有機地作為社會中的個人而描寫，無論在人物自身看來是意識的行動，或是下意識的行動，我們要把那心理的由來從社會中探求、決定那心理的社會的等價。藏原唯人曾明白地指出。「我們和從被社會方面隔離了的曾沒頭於個人心理中的契可夫，安特列夫，梅特林等的藝術尖銳地對立着。」

我們瞭解，「人的本質是社會關係的總和」，所以過去契可夫等個人與社會隔離的心理描寫，是有着大缺憾的，我們的人物描寫，不特是生理的心理的，不特須合於自然科學的原則，尤須應用社會科學的方法，由社會的觀點來觀察人物，描寫人物。所以一個小說作者，須具備社會科學的智識，把這社會科學的眼光來觀察各階層，各集團的不同的生活，不同的人物的典型，人物的怎樣典型化。

四·人物的典型化

人物描寫的注意性格的描寫，這是文學上的一大進境，在傳奇式的小說中，只注意了情節的變化，事蹟的奇特，人物的輪廓大抵是模糊而描寫得不深刻的。寫實小說既以真實為歸依，因而描寫的人物個性顯露，神態畢肖。可是以前的寫實小說，只注意于寫出各個性格的不同，雖然也顧念到身份不同的人物的姿態有異，不過他們所分的性格，還是側重於善良、兇惡、暴急、溫和、勤懇、吝嗇、放浪、拘謹、聰明、愚蠢、奸滑、老實、掘強、傲慢、懦弱、自棄、饒舌、寡言、熱情、怪僻、大方、小器、激烈、冷靜、古板、滑稽……等種不同的個性，對於各階層，各集團的生活的不同，而人物也一定隨着他們的生活而有一種共同的特點，還沒有加以特別的正視。由於把社會的觀點來觀察這一特點，於是有人物典型化的要求。

人物典型化的問題，在去年我國已有過胡風與周揚的熱烈的論辯。有了他們的論辯，使我們對於這問題可以有正確而清楚的理解，現在我先把高爾基對於人物典型化的理論，介紹出來，做一個基本的認識，再說他們的論辯。

「在言語創造的藝術——創造種種性格或『典型』的藝術上，想像與直觀，理想等是必要的。文學家描寫他所知道的一個小商人、官吏、工人，而縱然能稍成功地特別作出了一個人的照片，

但假如這是不合有社會的、教訓的意義而單是一幅照片的話，則這作品在我們對人類與生活的認識之擴大及深化上，將不會貢獻出任何東西的。

「但是假如作家能夠從二十個、五十個或幾百個小商人、官吏、工人等類的各種人中，各抽出最性格的階級的特徵、習慣、趣味、身姿、信仰、動作、言語等等，能夠將他們再現及綜合於一個小商人、官吏、工人中的話，則作家可算由此創造了一個『典型』——而這也就是藝術了。」

——「給青年家作」

以上，高爾基指出了人物典型化的重要及方法。現在我們就中國的作品，舉幾個典型人物的例子，如魯迅的「阿Q正傳」中的阿Q，是落後的中國雇農底典型，白塵的「小魏的江山」中的小魏，是流氓無產者的典型，端木良的「遙遠的風沙」的煤黑子，是中國土匪的典型。

至於胡周兩人論辯的中心，是在「典型與個性」這問題上。胡風的意思是「典型的形成須得羣體底特徵經過個性化以後；只有羣體的特徵不能成爲藝術，不包含羣體的特徵的個性不是典型」他說的是典型需個性化。如只抓住了羣體的特徵，不能給以複雜的活的面貌，那只能叫做「類型」，因爲這樣的人物，是未曾個性化的。換言之，是抽象化的人物，而非活生生的具體的人物。這是正確的，是人物典型化的基本的工作。不過如周揚所說在同一的羣體中可以描寫出二個或

二個以上具有羣體的特徵而又有差異的個性的事，當然也可能。但這是對胡風的話作更深一層的補充，並不能稱修正。這便是藏原唯人所說的：「不是把人人塗抹了同樣的色彩，決非抹殺個性的那意義」。

五·描寫人物的技巧

以上把描寫人物的兩條主要路線——「合於科學的原則」與「由社會的觀點來描寫」——和一個重大的問題——型典與個性——都簡略地說過，現在再想把描寫人物的技巧方面來一談。我們知道描寫人物，第一要真實生動，即所謂「活生生的人物」。那末，要怎樣才能寫出活生生的人物呢？高爾基已經毫不鄙吝的教訓教給我們了。他說：

「作家在他們中間的各個人物裏面探究和指摘出說話的神情、舉止、姿態、容貌、微笑、眼睛的轉動等等的性格的獨創的特殊性，而把牠強調的時候，他的主人公才是活生生的。這樣，作家才能使他自已表現出來的東西很鮮明地印入讀者的耳目。」

所以我們描寫人物，不必作累贅的抽象的介紹，而要着刀於具體的描寫，讓人物的活潑的形象，來表現出這人物的性格來。借別人的談話，來表現這人物，當然也是一法，但這種間接介紹，也不能多用，重要的場面，仍要用正面的描寫。至於憑空插入一段介紹，非常礙眼，於短篇小說

尤其不可。正如張天翼在「我怎樣寫清明時節的」一文中所說：

「我不喜歡伊凡·屠格涅夫那樣；讀者諸君，請回到幾個月以前去罷；或者是——趁他在吃飯的時候，我把他過去的事敘述一下罷。然後打主人公的高祖的高祖說起。」

所以描寫人物的性格，在他的行動中表現出來，最爲活躍，尤其在一樁事件的臨頭，寫出主人公所取的態度，所取的應付的方法等等，最能把這人物的性格靈活地明顯的凸出。老舍這幾句話，最是經驗之談：

「我們須隨時的用動作表現出他來。每一個動作中清楚的有力的表現出他一點來，他便越來越活潑，越實在……這樣，人物的感訴力，方能深厚廣大。」

魯迅說：他寫的人物的模特兒並不專用一人，當然要使人物典型化，是不能把僅一個人來做模特兒的，不過可以有一個人做骨幹，再把別人來作補充和改正，那格外容易寫得成功一些的。

把兩個不同的典型對比着寫出來，能夠格外生動。用同樣的性格的人作爲陪襯，譬如寫甲很幹練，再寫甲遇某事而感棘手，乙却一舉而成之，那末顯出乙更幹練來了。

寫一個人物，不能死死地刻劃他的個性，個性與景物，事實，都須溶化在一起。譬如形容兩人談話，順手提到兩人喝茶，扇扇子，這樣談話不單調又可用吃茶·扇扇子補充兩人的舉動的不

同，且極自然的把氣候寫了進去。寫來十二分用力，而恰好不露出用力的痕跡。是最上乘的筆法。談的話，也不可一貫而下，有如演說，話鋒也須避免單調。談話最能表現出人物的特點來，一個人特有的語言來，如語言的地方色彩，語言的身份職業，語言的年齡區別，以及饒舌、寡言、暴躁、溫和、等個性不同，鼻音、口吃等生理的特點。

風土人情的描寫，作為人物的背景，是渲染時間性與空間性的最有效的方法。

寫人物的外貌，同樣也不用囉嗦，需要充分的觀察，用最簡單的比喻，把他的特點語道出。如「她有會說話的眼睛」，「如他的鼻子有如一顆棗子」。這樣馬上使人物活躍眼前。反之，如拖泥帶水的形容一大套，反使人印像不能聯接，費力不討好。這樣把人物外表的特點描出，以後順手以種種行動來加深這印象，如「她的眼睛又在說着話」「他兀自搖着頭，他的棗紅的鼻，格外幌動得利害了。」這樣隨手點染，書中的人物，再度活現，而人物生動起來了。外貌又須與動作聯繫起來，才成表情。至於取巧的辦法，如寫一個女子，便說：正在青春，健康的臉色，活潑而熱烈，……這便是抽象的描寫，等於沒有寫，這種方法，少用為妙。

心理描寫可以用言語、表情、動作、病、夢……等表現牠，用氣候的晴雨，時序的變更，天空的雲，吹來的風，枝頭的鳥，水中的魚，縷縷的烟，煮沸着的壺水，閃動的火舌，暗淡的燈光

，遠處的鐘聲……等景物襯托牠，象徵牠。有時把一二個小動作寫出心理狀態，最爲巧妙。如少女嚼手巾角等，已成老套，上面說過的新的心理描寫，則可寫意志的行動，與舊的生活所凝集成的習慣不同，因而一面是努力改變自己，而時時在下意識中發動舊的成分來阻礙新的改變，這種矛盾的應用，最合唯物辯證法。描寫行動與內心的衝突，也是矛盾的應用。

總之，人物與景物事實，都須打成一片。寫人物須從言語、外貌、動作……中來點染個性，表達心理；舉凡聲、色、嗅味、觸、凡人能感受的，可以充分利用簡單而確當的譬喻，所謂一語破的，尤不可苟且，在事件的開展中，用對比、陪襯、矛盾、重複……等方法，使個性格外顯露出來，這一步工作完成，則所寫的人物才不是辭與句，會從紙上躍出，鮮明地活現在讀者眼前，才是活生生人物。想像不可沒有，相當的誇張也必要。但抽象的描寫，拖泥帶水的介紹，要竭力避免。

技巧是方法的應用。沒有充實的內容，以技巧來賣弄，那與做八股文等價。

分地

任其

每個早晨，當黑暗尚未潰退，而光明將即到來時候。我的心排定要受一次刺激，就像一起床就得吃飯，「下田」，那麼有規則。

我担心着，這麼一直繼續下去，說不定我自己也同樣地會發瘋了。

是一個耕種季節的開頭。天氣還是冷得直打哆嗦。天老是沒給你個好顏色看。暗灰色的雲塊儘望天空堆着，沉甸甸地，就像要崩下去的樣子。風到處呼哨着，在凍結了的大地上無顧忌地穿來穿去。雞呀鳥啦也懶得叫曉了。

可是，我們種地的並不會爲了冷，便不起來。任你更冷些，更早些，都得打溫暖的被窩裏滾起。你說，翻土啦，下種啦……都得趕節氣日子，那能偷一刻兒的懶。

像裝子彈那樣，我們儘可能地，以最快的動作，抽起一筷子的「飯團」望口裏送，只要塞飽肚子就成。除了孩子，人們都得理好鋤頭犁耙預備「下田」了。

忽地——

·分地·二二

「快去呀，分地了，衙門裏下來分地了啊！哈，哈……」有衰颯的脚步踏破了街面的冷寂，打門口跑過。

這粗鈍而沉重的聲音在大氣裡撞擊着，雲塊却越堆越低了，壓得緊緊實實的，怎的也不能衝得更高些遠些，只好流盪在離地不高的空間裏，那末後的聲音特別拖長而且發抖：就爲了這怪不舒服的聲音，我的心直覺有一陣發麻，難過——這聲音就像做魔法的那刻毒而又有靈驗的咒言。

這事情的發生可不止一天。那喊呀叫着、望飛機場那邊跑去的，是我們「順」房的十八叔公。他發瘋了；他沒有田地可種了。當我們忙着「下田」的時候，同樣地他起得很早，却只能這麼發瘋地跑着喊着。

據說爲了軍事上的重要，在這裏得有一方更闊大的飛機場，於是，有過第一次的，又有第二次的擴充了。這一遭我們村里可倒籌撞着了啦，全村的田地就給飛機場吞食了一個大半。雖則我們誰都得沒掉了畝把田地，却不會像十八叔公那麼來得可憐：所有的田地統都圈進飛機裏去了，半寸泥土也沒有留給你的。

十八叔公的才是好田地呢。十多畝一字兒靠河岸，不春苦水，夏不苦旱。收成也比別人的「

加一」收。即使比不上慶年大叔那位置在河彎上，一年會漲尺把闊洲地的那一塊田地，總算在這村里是屬于上等的——十八叔公還說啦：

「要我賣田，簡直是要買我的命。我這田地是不賣的，餓死了還是不賣，我這田地是上等的呀——」

但，官家要收買，不賣也得賣，我們種地的沒勢沒力，還有屁話說。要求託鄉長替你說情吧；那無異是向閻王爺借壽，早就別安下這一條心——這哈叭狗作威作福慣的，那里還顧到我們種地的死活！

再說，衙門裏才真他媽的把式做。要我們的命就是了，還在田地裏這麼橫呀直啦量着。厭了玩，又發什麼通知書，說是被收用的田地要到鄉長那兒登記，多大，原價多少，都得說個明白；將來發給地價時，就根據這登記做標準。

我們何嘗沒有請求過。十八叔公他頂出力，自己掏腰包，請狀師，寫呈文，告到省城裏，還告到京城裏去啦。可是，結果有屁用！批下來的：不是說什麼事關軍事計劃，便是說這是照價收買，沒有白用我們的田地；再說得厲害些，還告誡我們勿再頑強，致以什麼抗命論罪呢！手指拗不過拳頭，我們還有什麼話說，橫豎這年頭種地的除死再沒有出路！

可不是嗎，開工那一天，我們每一個都是帶着一顆創痛的心，像送死去了的獨生子的喪葬，來探看這將不屬於我們，而又是我們生命所託的田地。看那一鋤一鋤地削平田地上的泥土，就像細細剝下我們的命根——十八叔公還昏厥了過去呢。十八嬸婆命也不顧地搶上去，抱住眼白儘往上翻，全身痙攣的丈夫，光是直着喉嚨喊：

「這殺人的狗呀……吞食了我的田地，還害了我的人啦！真是狗肺狼心肝，千刀萬剮的呵！……死都得同你拚——做鬼也不饒你這殺頭的呵……」

像黃梅天的雨，一把鼻涕，一把眼淚，沒結沒完地哭鬧着。誰也不想勸勸她，因為誰都悶有一股怨氣，好借她這一發洩才暢快些；而且我們救人要緊呀。

胡亂過個年，接着便是前年的大年初一。頂敬神的十八叔公僅只過一個年，便像長了十歲八歲。本來灰白的鬚鬚呀頭髮啦，都銀絲樣白了，誰相信短短的時間，會蒼老了許多！新年頭應做的，像供「歲餅」啦，接財神喜神啦，十八叔公都一古腦兒丟開了。他還氣憤憤地衝我們說：

「菩薩真他媽的，虔心虔意供奉了又有屁用！你說，我還不像個敬神的人嗎？初一，十五不用說，就說平日也都燒了一炷香；我還吃早齋呢。還有修橋鋪路啦，只要村中做善事，頭兒不會沒有我的份。哼，敬神明，修修好，還只換這麼個結局！菩薩有眼睛，我就不相信——」

說話也不比往常有力氣了。雪白的鬍鬚像一簇纖細的銀絲，隨着肌肉的牽扯，不住地顫動。末了，他永遠不會忘記掉那給飛機場圈用了的十多畝的田地——

「前兒衙門裏批下來說年夜會發放地價，現在，新年初幾了，還不見動靜，恐怕沒有這會兒事了。金火，我說再上一呈催催看。我出錢，請你趕今兒上城找陳律師，再給我們寫張呈文——千萬要請他這一次用心給我們多說些好話，再有說我們快要餓死了，我們都沒米下鍋了。去，趕今兒就去。」

金火就是找。聽着他這些話，我心裏可不這麼想。這老頭給田地想瘋了。壓根兒，石頭不會榨得出油；落在虎口裏的也別想討回來。有幾個錢留着養老好了，犯不着花在這上面。田地給圈用沒有了，還要倒貼許多錢，才是冤枉呢。

可是，嘴裏我可說不出。我怎麼能說得出呢！我們雖則都丟了畝把地，畢竟還有餘下的可耕種；他呢，全部田地都沒有了，耕種個屁，這一春只好光看人家在田地裏忙着了。

不忍過這老人那受過重大打擊的心，我明知無益也只得上一趟城。

呈文寫好了保就遞上去，還等着會了保回來。不但十八叔公，即是我也這樣想：總會有効驗吧，多少定會先發放些。但，左等，右等，田地裏的稻花都出穗了，連呈文也沒有批下來，別

的更不用說了。

· 分 地 · 一六

十八叔公越來越沒好氣了，鎮日價打這罵那，就像這些東西和他前十世就結下了冤仇。這時光，他不想再上什麼呈文了，他把他辛辛苦苦存積下的錢通花光了，甚至三頓飯都沒有過得齊全。他不得不幫我們做幾天「忙工」，換一飯午餐和二毛錢的工資了；十八嬸婆多久沒做粗作了，也得割些豬草賣幾個子兒過日。好過的快樂的日子，通給衙門裏弄完了，十八叔公從前他家裡至少也僱有二個「忙工」的呢！

謝謝天，不會有多餘的晴天，也不會有多餘的雨天，早稻沒次沒害地黃熟了。穀粒是那麼堅實肥大，穗頭一串珠似的，重重地壓得抬不起頭來，稻稈也無力支柱，斜倒下去了。紅着眼睛看人家好收成，偏是自己沒有田地，又碰着豐年，他快要氣病了。我們也不敢請他幫忙，恐怕會因此更創傷了他，還認我們是有意調侃他。

好的消息終於來了，誰都裝有滿心歡喜，十八叔公額上的縐紋都拉到嘴邊來了，我想他一定在想笑。據說給飛機場圈用的田地，現在不用發地價，而要「分地」了。飛機場的尾巴有一片空地，那是因為太狹了用不着餘剩下的。留着又沒有用，衙門裏就打算把這地按各人原有田地的面積分割還了。這消息烟似的很快在四近傳揚開了，還指定有個日子。

好容易望到這好日子，連過熟了要「倒穗」的早稻也決定挨遲一天割，我們大清早就跑到那一塊空地上。

鋪着綠茸茸草氈的空地，露珠還輕盈地在草梢頭打媚眼，陽光樂得直在上面打滾。我們以最親熱的表情投在草地的懷抱裏，像多年不歸的遊子望見他慈愛的母親。十八叔公早就在那兒了，一眼瞧見我們，就小孩子似的連蹤帶跳着迎上來，他手裏還帶有一柄竹尺。他笑，像冰河融解了的笑，還扯我到近小河那一邊，指指點點地，似乎衙門裏已預定好了的，他把竹尺比量個圈子，不住地在我的肩膀上打着，過份地笑了一會，才說：

「這一圈地派定是我的了，近河的，我從前那十多畝還是靠大河的呢！」

我非常願意地給他道個喜，他竟笑得嘴也合不攏來，接着——

「我明晚請客，請這一次出力的人，金火，你一定要來的，不來就是嫌棄我。」等到我點頭答應了，才放開手又同別個說去了。

熱辣辣的陽光照射在皮膚上，針刺似的有些經不住，時辰快到巳刻了。空地上東一淘西也一淘亂雜雜他說着笑着，却都是我們的人，那裏有衙門里老爺的鬼影子。「發」房的金利哥他說：

「我說，他們這些狗定不會來了，他們是『夏狗』呀，他們怕熱；而且，這消息又不是他們有

正式通知，約定這時間，恐怕要到晡晚涼爽了才來的呢。我說，還是先回去的好。」

「對，金利哥說的沒錯。」

我第一個贊成。接着人們全無異議地踏上家去的路了。

只有十八叔公還蹶在那兒，他死也不肯走。他以為我們說騙了他——誰他走了，把那近小河的田地佔去了。沒血色的乾癟的臉漲得通紅，他不絕口地罵老爺們的沒有信實。在陽光底下，他就像插青禾時的稻草人木植在那兒。

第一個黃昏。

我們又踏個空，馱着黑暗的重負，我們提不起力氣走路。村口等着的女人們都失望而號叫的哭了。可是，我們並不失望：

「還有明天呢。」

第三個天明，我們還是等，接着又是第三個天黑。還有第四個天明呢……天明逐着天黑，打月缺等到月圓，我們儘喊着：

「分地，分地！」衙門裏可沒有人來，就像朝天呵口氣，再也找不到蹤影。

我們像螞蟻走在熱石頭上乾着急，十八叔公可才氣壞了呢，他假嗓子都拉破了，嚷着要請

願。

「好，請願就請願吧。」

我們決定了。請願，帶這一遭算是請過兩次願了，請什麼，這才是請個願罷了。

「我們要田地！」

「我們要生活！」

「還我們的田地來！」

「……………」

「……………」

陽光紅得要燒起來，紙旗就像是無數火焰的舌頭。兩個一排，一排接着一排，走在後頭的，踏着前面濃濃的黑影前進，我們老老少的就拖有半里多長的隊伍。

省城裏的馬路才不好走呢。頭上沒有遮陽，晒得要冒火；脚底子是滾燙的，很容易給柏油黏脫了一層皮。我們還要照看我們的小孩，汽車、貨車、黃包車……避也避不完；而且，沿途都得受警察老師的阻擋，就像過關似的，什麼都問你個明白，還對我們下警告：

「好好的走，要搗亂就不客氣抓你！」

可是，我們並不氣餒。我們有我們自己的紀律！我們要的是田地呀，活命呀！我們還是向前走，一直走到我們的目的地——衙門前的草地。

站在衙門前面的衛兵陡的多起來了，還抓起手槍對準我們，衝我們問「幹嗎。」

「要見廳長！」

「要田地！」

「要活命！」

「……………」

我們誰都喊着，我們將要以共同的行動來達到我們目的，但衛兵這些小狗却回我們一個不睬，半晌才慢吞吞地說：

「廳長在接見外賓，沒有空。明兒來。」

接着就一字兒排在門口，扭開槍機就像要打仗了那麼嚴重。

我們喊起來，我們想衝，給擋住沒有衝成。

遠遠望見裏面有人走來。好了，有人出來了。我們還是繼續地喊，十八叔公聲音嘶啞了，在衆多聲音中還算是最大：

「分地，我們要分地。」

來的是個年青小伙子，架着眼鏡，襟前的徽章耀在陽光裏怪刺目地發亮。他都走得喘氣了，夾在衛兵中間大聲大氣的一頓一頓地問：

「你們幹什麼……破壞治安要槍斃的……這麼亂七八糟的，等會外賣出來，看這成何體統……你們要說什麼，派個代表來……滾，一起都滾……」

我可氣昏了，我不顧一切地衝向前，我說：

「我們沒有代表，我們誰也都是代表，只要你還我田地來。」

這狗還指使衛兵要抓我呢，還好我們人多擁上去混了一陣。

「砰——」

那狗縮進去了，衛兵朝天響了一槍。我們沒有武器的只好退走了。到城外一點人數，却差了五個人，十八叔公也在內，想是走差路了，我們停下來等着。

天大黑了，金利哥還進城找了一遍，那裏有他們五個人。

「準是抓定了！」

「不回去，到衙門裏要人！」

我們多半是一點就着的漢子，怎經得這屈辱，都主張要了人再回去。可是，還是金利哥說的對：

「赤手空拳要送命不是？回去想計較再來！」

金利哥這人頂有幹，我們誰都讓他當頭腦，說回去就回去吧。悲憤裝在心裏，我們沉默的走着，暫時讓黑暗統治了一切，這是暴風雨前後的沉靜呀！

「這一回去，那五個人的渾家才要哭壞了呢。」我想。

五個人陸續在第二天的下午回來了。隔了一夜，就像離了十五六年，個個都老多了。尤其是十八叔公，簡直不像人樣。衙門裏放走了他們還說呢——

「姑念初次，再有這種搗亂舉動，老實不客氣砍下你的頭……」

哼，怕呀！砍他五個人的頭，能砍完我們個個的頭嗎！

十八叔公發瘋了，從衙門裏出來就發瘋了。每個早晨都有他的喊叫，在沉悶的大氣裏撞擊着，震動了每個人的心——

「分地呀，衙門裏下來分地了啦！快去呀——哈，哈……」

一直到現在，又是耕種的季節了，衙門裏可還沒有答應分給你。如果你打村口望到飛機場尾的空地，還可以明白看出有一個衰瘦的影子，舞動着竹尺，像同誰說話——

「這一圈地派定是我的了，近河的，我那十多畝還是靠大河的呢！」

行列

林冷秋

撐天的「英雄樹」剛飄落了紅色的殘瓣，大水就把牠帶走了。好晴朗的日子，天上沒有一片雲。成天有南國的薰風在鍛鍊人的肌膚，連地上瀆着「水油」的大片污泥，也給括得龜裂了。

我們不信宇宙變得這麼快，那夜——六月二十三夜，薰風變成了颶風，圍着三水的東江、西江，化成了兩條蛟龍，向三水狠命的撲來！那夜，我們第一次嘗試了失眠。宇宙的咆哮幾乎教我們失去了知覺。

第二天——六月二十四日——颶風疲憊了，像一個暴燥的孩子，一陣狠命的發性後，需要適宜的休息。是週期律嗎？有誰能預料這大流血的消息呢？人海的怒潮被掀起了，河口的人民全像遺失了理智，一羣羣如同瘋狂了的，看紅色的大字跳人了眼簾：

——沙基慘案，無理的大屠殺！

一點點仇恨注入了腦袋，人人睜起狠怒的眼睛，兩隻鐵般的拳頭握緊了，街成了洶湧的河

流。

整個的珠江流域浸入怒火裏，這怒火燒亮了每一個角落，連三水河口國民學校也給點燃了，這一朵燦爛的恨。

教室裏沸騰着憤怒的氣息，陽光像一團流火照熱了每個天真的心。百多個孩子拖着深重的呼吸，把注意力集中了耳朵，聽火車站爲死難同胞哀悼的三分鐘汽笛，叫破暴躁的雲天。

又響了，那沈鬱的鈴聲。校長在慘淡的氣息裏，踏上了講台。校長的心是憤怒而且愁苦的。一雙琥珀的眼鏡，透露出一片糊模——像霧又像淚的水份。那過度緊張的臉暴露出青筋，兩排齒咬出暴躁而急促的話：

「……昨天，……我們的先烈，在沙基，給帝國主義的走狗射殺了幾百人！血，……血，一大片！……」

隱約聽見了孩子的嗚咽，校長的聲音漸變洪亮了。右手猛的在講台上擊了一下，手掌浮起了一片青腫。

「同學們：我們要做勇敢的人！哭什麼？縣黨部的通令來了，明天，要到西南開『追悼死難同胞大會』，一齊都要去。告訴我，你們全去不去？」

孩子的思想，給雷般的有力話震動了。望着校長需要答覆的眼光，一齊舉起了細嫩的手：

「去，全都去！不去的就是甘心做亡國奴！」

「好，你們下課吧。下午不上課了。軍樂隊努力練軍樂，沒事的幫師長貼標語。……明天早晨六點在操場集合，六點十五分出發，六點半在車站和全縣各團體大集合，七點鐘就趁廣三鐵路到西南開會。你們記着了沒有？」

「記着了！」

校長搖一搖手：「散會！」

一陣轟嘈的聲音響騰了整個的教室。孩子們三三五五討論着明天出發的問題。我們幾十個憤恨的小夥子，在圖書館裏找着了黃先生，這年青熱情的先生。

「先生，說吧。幹嗎我們也不教洋鬼子，來償死難同胞的命呢！」

黃先生淒然的指着壁上的國恥掛圖：

「記着，我們是弱國的人民呵！」

我們帶着了憤怒與悲哀踏出了校門。

昨夜，我們思索得太興奮了，全都失了眠。一睜起眼來，便看見東方一片爛燦的紅霞。好晴

朗的日子，今天定有毒辣的太陽。

軍樂奏着悲壯的調子，穿過黑色的莽林，到每個人的耳鼓裏來了。硬性的音樂是使人興奮的，校門外擠滿穿縹緞軍服的同學，眼光裏透露出一片熱情。

操場上，集合號緊急的奏着，有如一種魔術的排染，我們在三分鐘內，形成一串勇敢的行列了。

行列穿過郵局門口，將要彎過長堤，到火車站和各團體大集合的時候。我們從沙灘上遙見海關堤附近的江面，停泊兩條掛着紅藍交叉旗幟的鐵鯨。「這不是敵人的武器嗎？」我們的憤怒被引起來了，突然，在行列裏有人喊出一句硬亮的聲音：

「到海關堤去！到海關堤去！」

「到海關堤去！到有火炮的地方去！」

行列變成了一條怒獸，變成了一條洶湧的河流。我們全有一顆憤怒的心。

校長也沒法了，只得踉蹌的隨着這條猛獸，向海關堤撲去。軍樂隊拚命的奏着國民革命軍軍歌，我們也拉起了細嫩的喉嚨，唱出自己的靈魂：

「打倒列強，打倒列強！」

除軍閥，除軍閥！

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

齊奮鬥。齊奮鬥！」

行列怒吼着，像一條猛獸，向海關撲去。別的队伍被感動了，整千整萬搖着旗子，踏着沉重的步，手和手互相挽着，形成了一條更龐大的巨獸。向海關撲去！

海濤也生了氣。一浪一浪像含着無數的憤怒，向兩條孤獨的鐵鯨撲去！

「打倒帝國主義！」

「收回租界！」

「殉難烈士的精神不死！」

這一條猛獸昂起頭來，豎起了尾巴，有如瘋狂了的。

陽光露出臉來，照遍了這一片沙灘。好一片迴光的反映，軍艦裏的洋鬼子，全看得清這一條憤怒的行列。

軍艦開始威脅着我們，他們用旗語揮動着，叫我們向後退。

巨大的羣更其憤怒了，發出英勇的呼喊：

「不退，退後的是弱者！」

「在我們的領土上遊行，是我們的自由！弟兄們繼續前進！」

軍艦的炮衣卸起了，露出那猙獰的面目。大炮彈一顆朝着我們裝下去。船起了錨。煙筒冒起了濃煙。

「弟兄們，死就死，不要後退！」

軍艦咆哮了，勃朗寧朝天開了一鎗。船頭有兩條長長的影子在猛揮着二隻旗子，叫我們迅速的向後退着。我們不退。

海底呼喊蕩過死寂的沙灘，軍樂的鼓舞興奮了，每一顆細胞，我們歡迎這偉大的呼騰，也拉起粗喉，狂喊着，高唱着。

看這光景，再弄一次像沙基慘案那樣的流血，並不是一種難的事。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行列鎮靜得像一條向高處爬的蛇，沒有驚嚇，更沒有慌張，只見一條伸得更長更長的投影，投過斜坡。

這一條憤怒而又鎮靜的巨獸，一面發出巨大的咆哮，一面穿過七梅灣，向火車站前進着。

纔轉過七梅灣，就有一羣孩子，像一陣大興奮後一陣頭暈，一個個消逝了——消逝在陽光底下。下面。……

火車站傳來緊急的汽笛，一聲又一聲……

哈孫的前程

(意 Bruno Corra)

西 裴譯

六歲那年，哈孫便找到他的職業了。有一天早上，他的父親阿布斯——開羅莫斯科地方的一家住宅底門丁——這樣地對他說：

『哈孫，你每天裏化了我的錢吃四大碗豆，你已經六歲了，該自己找活呀。這是一把刷子，一隻鞋箱，快替那些異邦人擦鞋子去，走吧，哈孫！』

門丁阿布斯是一個回教徒，頭上纏着一條綠巾，這是表示他曾經到過麥加聖地進香的。他把這刷子和鞋箱交給他的兒子，而當這小小的哈孫站住不肯走的時候，他還給他一脚。

哈孫滾進了那條狹窄的街心，跌在剛從那裏經過的一個驢子的面前。這畜牲停住了蹄不肯望前進。趕驢的便走向路旁的一個小販那裏，買了一杯果漿在喝着。這時候，這驢子的後面，却來了一輛手車，也祇好停着了。駛車的拖着身子走進一家小酒店喝杯酒，和店主談了一會天。另一個做買賣的，脅下挾着一捆報紙，彎下了身子，還是走不過這條街道，便轉了身子邁步踏進一家

小店舖裏去，把他頭上戴着的一頂紅帽子摘了下來，交給店裏去燙，自己却坐在一張木凳上抽起烟來。驢子和手車擋住了行人的去路，但卻沒有人注意牠，因為每個人都知道便是這樣的事，也像其他人間的遭遇一般，是由命運給註定的了。

交通仍然是中斷着，一直到了哈孫從地面上爬了起來。過了一會，驢子才向前蠕動，牠的背後跟着的那輛手車和駛車的人，再次便是那個做買賣的和其他的行人了。三月裏的溫暖天氣是不致引起趕路的人們底慌張的。

哈孫，一邊手抓住那把刷子，一邊手提着那隻鞋箱，慢慢地一步一步走過了那鎗聲鏗鏘的銀匠底地區，走過了一家香料的舖子，這裏的空氣都染上一陣陣的濃郁香味，祇是見不到那種不化錢可以嘗得到的甘樞。

『你該找活了，快替那些異邦人擦鞋子去，走吧，哈孫！』；一把刷子，一隻鞋箱，和最後的一腳，哈孫是這樣勉強地提起精神，向着他的嶄新命運砥礪前進。他終於停住了脚步；但，想起他父親的一腳的時候，他又祇好望前衝去了。

他一步一步懶洋洋地走向那歐洲人所屬集的地區來，在這裏他必定要碰到那穿慣了鞋子的無宗教信仰的白種異邦人了。

可是，這裡，當他站在靠近那座歌劇院花園的一家巍峨旅舍底前面的時候，他才驀然大悟他的職業前程是要遭遇着多末大的一個困難的。第一，他就覺得到刷鞋的人們是和鞋子一般的多了。當三四個異邦人走出那間旅舍的時候，五十個手裏抓着刷子和鞋箱的孩子們給踢了出去，都一齊喊罵起來。每一次腳踢出來的時候，哈孫都是很勇敢地參雜在裏面，覺得他的同伴們用刷子在他們的頭顱上似雨點般的打了下來。而這些異邦人，因為着怕被追趕到，都用一種敏捷的步伐走開了，這倒使他們呆立住而感到更大的困難。

整天裏，這可憐的哈孫總是餓着肚子神氣沮喪地在從撒利亞·卡美爾的幾家旅舍到吉芝兒埃的華麗別墅中間的一個歐洲人住的地區上飄流着。他躑躅在十字街頭上，從各處飛奔過來的橫衝直撞的汽車，却把他從夢魘中不能自主的兩足擾醒了。夕陽西下的時候，他還是站在加塞·埃·尼爾的一座擠滿亂許許多多行人的橋壩上面。

在莫斯科地方，夕陽西墜就是一種給所有的人停止工作的信號，每一條街衢都變成了一個靜寂的廣場。男的，女的，驢子和山羊也都要和睦地坐了下來閑懶着。這黃昏的悄然孤寂的氣氛祇有給一二醉漢的粗暴呼聲衝破了。可是，在哈孫所站着的地方，在這一天將行過去的時分裏，生命是似乎更顯得悲慘的；一陣陣的車輛使他格外感到頭暈，照徹街衢的燈火也把他迷住了。這樣

痛苦總是每刻裏增加起來的，終於使他們小小腸胃感到饑餓了。

他願意在任何代價之下替人家擦鞋子了；可是當他蹣跚在加塞·埃·尼爾的道上時，他却連過路的人底臉孔和上衣都見不到了，所見得到的祇是他們的下體和兩腳。

難道在這世界上所有的腳底當中，要尋找一雙給他一舒饑腸的腳都是不可能的嗎？當他瞥見任何一個人站在那石廊上等候着那第一號的公共汽車或者一輛電車的時候，他便似閃電般捷速地撲了上去；可是他老是受着一踢或者那無情的手杖的飛來。黃昏裏的新鮮空氣引起了他的軋軋的饑腸。他的右手握住那把刷子，近似操着一柄利刀一般。那些不易得到的腳兒更在商店的玻璃窗的反射裏浮現着。這引起他的可怕誘惑的注視。這裏、那裏、近處、遠處、左邊和右邊，腳、腳、腳、所有的腳都在退開着；哈孫感到十分的疲倦和昏迷，漸漸躊躇地走進了那邪惡的腳底地獄裏去，他終於這般想着，兩隻仁慈的腳靜靜地站着的地方，便是人間的樂園了。

當他最後找到的時候，他却又大大的失望了。這兩隻腳是站在靠近那牆邊的地；他向着這雙腳狂奔去，開始擦着，起先他還是異常的畏縮，怕又吃了一杖；可是，不，全然不，這是一對理想的腳！這是他夢境中的一對腳兒；一雙馴服而滿着灰塵的腳，似乎是爲着拯救這小小的哈孫底饑餓而讓他來擦的一般。刷子擦得更快，更用力，而且更有興趣了。在薄暮之中，這一雙鞋子

是夠亮耀了，但哈孫還是在繼續使勁的擦着。他彷彿聽見了這位善士掉下銀幣給他的聲音——一個披爾斯特嗎？兩個披爾斯特嗎？誰能夠知道呢？他又幻想到一碗熱騰騰的豆底美味——一碗嗎？兩碗嗎？他想這香味的時候，他的領骨不禁動了起來。他的兩腳從地面跳起來了，對準着這第一個恩人張開了眼睛。噫呀！這一位善士原來還是沒有臉孔的，縱然就有，那也是木頭製成的。哈孫似被劫掠般的遇到這樣一個失望，立即滾在地上，號啕大哭起來了。他不住的嗚咽着，從自己的悲哀裏洩露出古遠埃及人格的弱點——有帝王的迷夢，而却又生爲乞丐的那幫人的永遠的蠢惑。

哈孫的哭聲是這般的洪亮，把停在那裏聽他的兩個異邦人的說話聲音都弄模糊了。他們用英語問他。哈孫最後才用了自己的手兒指着肚子回答他們，而且哭得更兇了。終於一個小小的金幣掉落在地上，他在嗚咽中便從他的左耳聽見到這可愛的聲音。這兩個異邦人便自相談笑地走開了。哈孫的一邊手裏緊緊地握住了那隻錢幣，如釋重負般的在猜想着——幾個披爾斯特呢？他挺着胸口，似一個富翁般的帶着一副尊嚴的表情，也跳躍地走開了。

他一條街又一條街閒的散着，注視那所賣的東西：豆，煮蒜的肉片和糖餅。他忘了饑餓在徘徊着，他覺得他應當有一個適當的選擇才是。但他却不能決定到底那一間店舖可以得他——以

哭而換來一個仙令的小小哈孫——的光顧。他買了一枝香烟，一邊走一邊抽着。他抽了一半又把牠滅掉了，放在那從街上小販所買來的一個小小杯子裏。以後他便從三個不同的店舖裏嘗到那香甜的果餡麵，一盤滿滿的豆，和一碗的粟。繼着，他又把那剩下的半枝烟捲抽完。他坐在地上，背靠着——一條木柱上，眼睛痴望着那帶着複雜顏色在走來走去的人羣。他是幸福地感到週身的疲乏了。整夜裏，他都在做夢，想做似他的父親般的一個門丁；可是祇要做一個和那衛城內的砲台一般巍巍的高廈的門丁，還有無數的銀幣便好了。

這樣地哈孫發現了他的職業，揀擇了他自己的前程：假如當那些異邦人從劇院中走出來的時候，滾在路上啼哭可以得到一個生活的話，那又何必去自尋煩惱的去替人家擦鞋子呢？那仁慈的異邦人是願意向這不幸的孩子投下一個披爾斯特的。哈孫抓住了錢，從地下跳了起來，對着那些現出驚訝的異邦人露出了笑容，這樣地他的一天工作便算終結了。

可是，他要把那把擦鞋的刷子和那隻箱子好好地保存着，留待後日他成人長大了，並且自己也有一個兒子的時候使用。當他的孩子也到了六歲的那年——就是山羊和水牛下乳最多的那年——他便可以叫到他到他的身旁來，很尊嚴地對他說：

『阿布斯，你每天裏化了我的錢吃四大碗豆，你已經六歲了，該自己找活呀。這是一把刷子，一隻鞋箱，快替那些異邦人擦鞋子去，走吧，阿布斯！』

說完了，他便把這把刷子和鞋箱交給他的兒子，甚至也給了他一脚。

日 割

(報告文學)

林心平

這天，禿頭老五着實的感激着阿標——他肯帶禿頭老五到這裏××洋行來借錢。

的確，禿頭老五感到這年成好人就少得很，像阿標這樣的人有幾個呢？哼，恐怕就只有阿標一個吧！

禿頭老五家裏三口兒已經絕食了一天，說吧！禿頭老五什麼法子沒想透；可是，結果只是這邊碰了壁，那邊呢，也一樣的碰了壁。

現在總算老天開了眼睛啦，叫他碰到了阿標這樣的好人。一見面，禿頭老五就原原本本的告訴他關於自己的苦況；呵！真想不到，阿標沒聽完，就滿口應承的答應了代他設法；於是，禿頭老五就跟着阿標走。

打這大街，拐個灣，那邊牆上的幾個斗大的字，便落在禿頭老五的眼眶裏——××洋行。不知怎的，禿頭老五的心裏驀地有點兒忐忑，跟着，兩腳發了抖，全身也彷彿着了電似的，

起了一陣劇烈的癢癢。

阿標斜了禿頭老五一眼，沒在意的說着：

「喂，老五，到了呢！」

這樣，禿頭老五便跟着阿標跨進了××洋行。

「你在這裏等會兒，我進去找經理。」

吩咐着，阿標自己便走進裏頭的一間房子去。接着，禿頭老五聽見什麼地方有嚶哩咕嚶的聲音，嚶嚶了一陣。

禿頭老五仔細瞧着這一間大廳——

奇怪，這房子裏四方八面的木壁上，都有各種的廣告圖掛呀貼着，圖裏的字有的是禿頭老五沒見過的，什麼三點呀，什麼單邊人呀，全不像個完整的字。正面的壁上還掛着一塊大木牌，寫着碗大的字——

金 銀 貸 付 業

旁邊還有一行小點的字；不過，却也有杯子大——

本行營業時間自午前八時起至午後十時止

禿頭老五看了一刻，猜不出什麼作用來；於是，就把視線落在屋子的角落去，那裏有幾雙木屐，只是上面的皮帶不是一橫，却是一個「人」字形的。

就這時候，咯呀咯着，一個矮个子打裏面房子走出來；阿標呢，跟着後頭。

噢！那個矮个子才生得頂不漂亮呢。四方形的臉孔，裝置着粗長的眉，大眼睛，小眸子，高高的鼻柱，形成了天生的不相稱。寸來長的鬚髭，沿着耳朵的前面爬到了下頰，還有兩頰上全是凹形的小窟窿，麻糟，啊！真醜。

阿標一出來，便把兩手向左右一攤，對着禿頭老五說：

「這位就是這裏洋行的經理」

禿頭老五趕着把頭點了兩下，放開了着着實不高興的笑臉。

「唔，唔，經理。」

媽的，那個矮个子真是張他媽的狗樣子，連頭點也不點，就這麼一擱，把屁股擱在一張椅子上。臉孔繃着，打着八成的本地話：

「你要借錢嗎？」

「唔，是的。」

「你要借硬票呀？還是軟票呢？」

妙啦，借錢還有什麼硬票呀，軟票呀，禿頭老五壓根兒就沒聽過這種話，他當然不能答應啦；禿頭老五把眼睛衝着阿標：

「該死，硬票軟票都不曉得，也想來借錢哩！」

那個矮個子把上眼皮吊上了些，鼻孔翻了翻，跟着轉過身來對阿標；阿標呢，趕緊把腰灣一點。

「阿標，你給他說。」

「好，是的。」

又是把腰灣了灣，然後阿標才走過來告訴了禿頭老五：

「硬票哩，就是只借五塊錢，這五塊錢要是在一個月之內還，利息就只要一塊；要是過了一個月，利息照加——一月一塊，曉得嗎？」

阿標把大姆指翹了翹，樣子也很神氣。

「軟票呢？」

「軟票借一張就是三十塊，少的沒有了。每日還錢一塊，限一個月還清——不過，一個月不

管大小，全是以三十一天計算的。要是過了兩天沒有還，那麼就得罰一塊。」

禿頭老五拉着耳朵很注意的聽——什麼？兩天沒還就得罰一塊，呸，咱禿頭老五今年活得三十多歲，就從沒見過這樣大的利息，媽的，這叫做「日割」嗎？呵，對了，一日一日的割；入他祖宗，這比什麼高利貸都要高哩！

「阿標，請你給經理說說情，一天還少點興嗎？」

「不興。這各家洋行全是一樣的；規則，誰能改掉？」

禿頭老五心裏着實有這樣想：

「算了吧，算了吧！這吃人的日割，老子不作興借。」

可是，不興。一下子一幕情景便映上眼簾——家裏三口兒，絞着肚子的餓，在希望着呀！要是再挨一天，就得都餓死了哩！

禿頭老五咬了牙，聲音有點枯澀：

「算了吧。總得先救燃眉之急，咱，就是借一張賴票。」

「誰保呀？」

那個矮個子對阿標釘了一下。

「還得保嗎？那麼，阿標你替我保好了，你總相信我。」

阿標故意慢吞吞了好久，才從口縫裏擠出一個字來——

「好。」

於是，那個矮個子便走進裏房去。

好半天，矮個子才出來了，一邊手拿着一張什麼紙，邊手拿着幾張鈔票！叫禿頭老五的眼睛發了眩。

禿頭老五接過那張紙來看，正面印着四四方方的字！

借 用 証 書

旁邊還簽着號數。後面還有什麼借用証附則，寫着借款的數目和時間。頂奇怪的是：末了那邊不寫着民國幾年幾月，却是什麼「和」幾年幾月。

矮個子不等禿頭老五看完了借用証書，就把錢交給他，還叫禿頭老五簽字。

禿頭老五把錢數了一下，怎麼？只有二十七塊、再數一着，不錯，五張五塊的，兩張一塊的，還不是二十七塊嗎？

「這裏只有二十七塊呢，還差三塊。」

那個矮個子又是把鼻孔翻了翻，連應也不應，倒是阿標說了：

「噢，老五，不錯的。你不是今天起借嗎？今天就得扣一塊還，還有二塊，那，那是手續費啊！」

「什麼？手續費？借錢還得有手續費嗎？」

「對的，安心，總不會騙着你的。」

禿頭老五心裏正像有火在燒，要不是家裏三口子在期望，他老早就把錢摔還了。可是，現在，他終於把錢和証書放在衣袋裏。手，顫抖的，歪歪斜斜的簽了字；眼淚掉了下來，一顆跟一顆。

「唉！媽的，真是口渴喝鹽水！……」

嘆了一口長氣，禿頭老五帶着一顆悲愴的心回去。

已經是十五天了，禿頭老五每天應還××洋行的款沒還。

這麼着，阿標總天天來。

阿標一來，有什麼好樣子，總是那末的口氣，頂夠討厭死人。

「老五，我對你說過有好幾十 啦，你那一筆款，究竟怎樣啦？總不成不還人家啊！老實說，要非你是我很好的朋友、我，阿標老早就不這樣了。哼！」

阿標的面孔變啦，媽的，跟廟裏塑着的閻王爺一樣的可怕。

可是，禿頭老五的心裏可也不高興——

哼！好朋友，算了吧！別怎末神，氣就算我禿頭老五錯認了人。什麼手續費二塊，狗，你騙了我，那一家洋行有呀？你這沒良心的狗，……

不過，想總這末想，終了還是沒罵出來，他冷冷的說：

「有什麼辦法，這年成，借來的款做了生意本銀，結果生意做不通，哪來的錢還人呀？」

「做不通，誰管你？不過，洋行的款，你總得還。」

「當然啦，誰不想還呢，不過，請你再挨幾天。」

「還得挨呀？還得挨到什麼時候？已經欠了十五天，算算利息就該還三十塊，一個整數。現在，我可不管，限你三天，不然……」

阿標說完，怒氣衝天的掉頭走了。

「你媽的，還把我禿頭老五吃了不成？」

禿頭老五可也有點冒氣，心裏感着針刺似的難受。抬起頭睜着天，天是那末陰沉的、跟自己的心一樣呢！

果然，過了三天，阿標又來了。這一次來可糟呢，阿標一個兒來了不算，還帶了兩個人——禿頭老五不認識的。

那帶來的兩個人——嚇，才怪，全是矮个子的，全是生得很難看的，眼睛全是跟哈叭狗一樣的兇；面孔呢，打鼻孔下面全有兩撇的鬚鬚，全穿着大紋條的衣服，頂寬大，腰處用一條帶圍着。

禿頭老五一眼便睜到了不頂像中國人，睜着，樣子才兇哩，一進屋子，便不客氣的坐在一張椅子上，跟在自己的家裏一樣。

這樣一來，禿頭老五的一家全吃了驚。

阿標今天的面孔鐵青得像白紙，說話也怪兇。

「老五，今天可不管你怎樣，有話就和這兩位經理派來的說吧！」

禿頭老五心裏直哆嗦，沒有辦法，他知道今天總是糟了，結里結已的看着阿標：

「阿標，無論如何，你總得給我圓圓情面，我們是多年的老友啦！請他兩位再寬三天，一準

還……」

阿標搖了搖頭。

「哼，你現在跟着我說沒用了；你要曉得，我爲了你的借款，我差不多叫經理丟了我的飯碗，經理要我替你還了錢，你想，我那裏有，哼！」

阿標一說完，就對矮兩個子的打了幾句話，說什麼，禿頭老五沒聽清楚，不過，他曉得總是在說他的壞話了。

「哼，豬獠，趕快要錢來。」

前面的那個矮个子忽的站了起來，朝禿頭老五衝了一步。後面那個呢，也站了站來，還抓好了拳頭。

禿頭老五家裏三口子，全跪在地上，揮着手拚命的揖着。

「先生，饒了這一次嗎？實在爲着窮呵，生意又做不出，寬幾天一總還。」

「先生，可憐我們窮人吧！」

眼淚，悄悄的一串一串打每個眼眶蓄蓄滿了掉了下來，接着又蓄滿了一眶。

噢！可憐，那兩個矮個子的心簡直是鐵鑄的，睬也不睬的，一隻手就來抓禿頭老五的衣領。

「怎麼，你走也不走？」

「我沒錢還呀？走哪裏去？」

「不管你有錢沒錢，總得跟經理說去。」

禿頭老五的話沒說完，背子上可着實的受了一拳，他心裏忍不住的冒了火，橫了橫眼睛，也大聲的說：

「走着屁用？沒錢還不成犯了殺人罪。」

「哼，好的，」

前面的那個矮個子笑了笑，打鼻孔裏哼了一下，忽的，就打衣袋裏抓出一把手槍來，朝着禿頭老五幌了一幌。

「現在，看你走不？」

禿頭老五起初倒嚇了一跳，接着，心里一硬便冷靜了。

「走就算了吧！嚇鬼？……」

老五嫂可驚得直抖，直喊着救命，末了索性就抱住了後面那個矮個子的腳不放。

「入你媽的，這婆娘。警察：還管得了我嗎？哼，」

就這樣，很很的踢了一腳，老五嫂跌了一交，可就要暈過去了。

「怎麼，你，你踢人，你這狗東西……」

禿頭老五想掙扎，可是，糟，兩手就被剪着了。沒辦法的，就給這樣的拖呀拉着的推出了門。

門口，圍滿了人，不過，誰也不敢哼一聲，只讓不平躲在心裏，有的悄悄嘆了一口氣。

「救呀！鬼子抓了人啦！」

老五嫂搶天搶地的叫着，哭着。可是，有誰應呀？一個警察故意的把眼睛巴的巴的看到了別處，好似這地方剛才沒有產生過什麼事情似的。

禿頭老五給抓了後，可就難爲了老五嫂啦！

從早晨到黃昏，從黃昏到早晨，老五嫂沒停止過她的號哭；眼淚，洗着她那皺褶子的臉，揩了，還有，揩不盡呢，直像山谷裏的春泉，流着不盡的辛酸！

時間溜過了一天。

第二天。大清早，老五嫂就躡着小脚，邊喊邊吳的跑到××洋行來了。

老五嫂一眼就看到了阿標，他站在洋行的門口，好像專等着她似的，巴不得的衝了過來。

「老五嫂，你到底怎麼啦？總得想個法子呵！」

「叫我女人家怎……？」

「哼！」

阿標把眼皮吊了一下，打鼻孔裏就這樣一聲。

「你要知道，老五那天抓來就叫經理打得要死呢！現在，還關在一間房子裏，沒吃，沒喝，還加着一身的傷痛；哼，再不設法，我照……也許就挨不過今天晚上呢！哪時候，你可別說我阿標不替你說情……」

故意的瞟了老五嫂一眼。

「你都不想想看，××人，誰敢惹他？就是他打死了一個人也算不得什麼一回事，他也用不着償命；並且，還要你賠他的款呢！前一次，阿祥老頭就不是這樣的嗎？……」

老五嫂直似沒有聽到阿標的話，儘哭。這樣，叫阿標又要發急啦。

「哭着有麼用？女人家就是這樣。」

「……………」

忽地，阿標記起了什麼——

「前天我對你說的話，究竟怎樣呢？」

「什麼？」

「忘了嗎？阿三……」

於是，老五嫂記起了昨天阿標說的話——

「老實說，也只有這個法子；你難道不要老五的生命嗎？並且，只要你還了洋行的錢，阿三就可以放回來了。這不過是叫阿三先去換了老五，救救老五的性命啊！……」

老五嫂心裏像塞滿了亂麻，任怎麼也解不開，她想着——

阿三，她唯一的兒子啊！不，她絕對不能讓七歲的孩子給當了抵押品；可是，要不這樣，丈夫的生命就要……唉，她真不想下去了。

「怎麼啦？快點解決。」

「我怎麼能讓七歲的孩子去當抵押呢！」

老五嫂沒說完就這麼哇的大哭起來了。

阿標沒聽完老五嫂的話掉轉身就走；可是，沒走半步，就給老五嫂拉住了。

「幹什麼呀？只要你願意老五死也興。」

老五嫂瞪着阿標好半天沒說話，其實，她的話都跟着晶瑩的淚珠帶走了，好久好久，才從她的嘶啞了的嘴巴裏，吐出了一個字；活像她的喉頭裏，有一根骨頭梗着一樣。

「好，就叫阿三去換……吧！」

一九三六，十二，三十。福州。

牆

條 朔

一片枯黃草芒遍了山的斜坡，潮濕的，無論是站着或是垂伏下的，都一樣的有土生生的氣息。突兀伸出的幾塊巖石有嶙峋的可怕——單是侵受那靜靜的寒氣刺激着瘦削的身軀，澈夜未合過艱澁的眼，望着上面壁直的去路，乏力的腳脛骨與艱於吸氣的胸，隱隱覺得有說不出的痛苦——就突然起了一陣痙攣。

停住腳，眼望向東方，雖然明知天是因積雲呈現沉沉的灰色，心裏總蓄存一線希望——熱，那陽光的來臨多少可以殺些腳底下擁上來針刺般的風。吐了一口氣，我坐下，下面有鋪着蓆子般的軟軟的，向下望來時經過脚步踏平的草芒，彷彿成一條路；晨霧繞住半山，半山以下的同伴們，模糊中還可以看出在蠕動。

經過這一夜的跋涉，我的腿會軟癱兩次。一次爲了小樹根的掩護，僅脫掉膝蓋上一塊皮；另一次給石子擦傷了胸膛，骨子裏也許現刻在開始破壞，皮膚有繃緊的薰熱……

靜坐了一會，默默想着，心頭微微起了一陣悶痛，關係自己一切的人，這幾天是各自一方，顛沛、離散、逃亡、都由這次意外的變故所造成，現在是誰管不了誰脫落了。到關裏的路程，僅走了一半——這一夜跋涉的結果——山程應該有好幾個鐘頭要爬的，過嶺下去倒好走。自己默計着到關裏的所有：麪粉袋裏幾張大餅，與脚上半新的布底鞋——但爬山時也快擦破了……

站起來得勉強再爬，爲着要安全自己的生命。笨重的脚，只有踏在小石子上是穩固的。這樣地用手撐住膝骨挺着上前，腦筋抽着似的，在劇烈作痛。

掙扎着，不知好久，直到淡黃色的陽光由雲縫斜照在身上，全身感到有些暖意了。

到了嶺上，迎面掠過連續不斷的風。神氣倒吹得有點清醒，但寒意即刻佔據了一切，禁不住哆嗦一下。我奔過大樺樹的幹旁，讓它擋住刮臉子的風。

暫時的安閒，使我感到飢餓，我開始嚼着大餅，一面向嶺下找尋小徑，輕快地吐出一口長氣。

正想醞釀到關裏的生活，突然——

「嗷——喝——」

我怔住，這喊聲在我聽覺中彷彿是過慣了；除了凝默，再沒有別的表现。我不自主地轉頭向

一連十幾株大樺樹後望去：

「吸——」一聲輕曳的不自然的，我倒抽一口氣，短短的時間腦子裏迷了。

一個草黃軍服、帽、綁腿帶、黃膠底鞋的人物整個出現我的眼簾。這，完全相同毀了我們一切的一般虎狼。相隔有二十多步吧，他的腳慢慢挪了過來。

待靠近了跟前，我羔羊般貼伏住，那一對三角眼裏閃着的凶光平視着我，真懾了我的心，右手提着的麪粉袋遲緩地垂下來。他扭一下頭，嘴兇惡地一搗，示意我的方向，呆拙地我跟他走——黃澄澄的遮住我的視線，失神地不敢向旁的地方瞧，整個所佔據的是一個紅褐色的槍袋。

他停住，迅速地轉過頭來——斜角的一陣風吹他的帽子欹動，他按一按——我覺察他是叫我先走了，我邁了一大步。

讓腳踏服了一條草徑，前面是陷落的斜坡，我急速地跳過一塊橫壓在陷落斜坡處的大岩石，一座小山神廟擺在我的面前。

「喝！」

我匆忙地站定。一聲口哨從場下廟門口裏又鑽出兩個人，我更感到人多的悚懼了。

出來的兩個人，比剛纔那個略見矮一點，一個逼我的跟前繳了麪粉袋，另一個穿皮靴了軍官

就站在我跟前，審判似的板着嚴肅的面孔問：

「哪兒來？」

「××。」

「叫什麼？做什麼？哪兒去？幹嗎去的？」

這一串的問題像連珠。

「陳三皮——泥水匠——關……」

囁嚅地，我怎能夠告訴他我是去哪兒和爲什麼要去的？我真想咀咒他們，我的一切已被他們毀了去，除了關裏我又跑哪兒去呢？

「哼！」似乎他明白了我的意思，輕蔑地吐出。

多可惡，還在哼着哩！憤恨浮上我的心頭。

接着，他打一個笑呃，向那兩個咕嚕了一會，準又是他們的國語！

這樣，我就被他們像攪雜似的驅進了廟，被推在角落裏。他們又走出去。

我的心也不知是那一種的感覺，廟內，上頭全通了天，有一丈闊，二丈深，只有後面放神龕的地方，堵住一片短垣，垣頂由于風雨剝蝕只有一人高了。旁的牆全頹坍了，只有一層的牆基。

三面透進來全是風，我伏在神龕前香爐棹旁，打着哆嗦。

大約半點鐘之後，把我麵粉袋提去的那個兵走進來，兩手呵着氣，筆直地立在我的跟前，凶惡的眼光閃着，我遲緩地挪了腳，但他却蹲下來，由棹底下搬出一大細的布包，抬起頭一擺動，我瑟縮地退出門外。

那個穿皮靴的軍官立在大岩石上，身體在風中搖曳不定，望遠鏡套在眼睛上在溜着，突然把短槍抽出向東高處一揚，不期然地我順向一望，微弱的陽光耀着我的眼睛，我俯下頭，可是並沒有聽到槍聲。

一忽兒，首先發現着我的那個三角眼的兵，從大巖石後轉出，臉上冒着紅光，他手裏倒拿着一把斷柄的鋤頭，看過去是生滿了鏽的，而且已磨去了半截。他迅速地跳到我的面前，把那斷了的柄塞在我手裏，我不自覺地緊握住。

那軍官立刻由巖石上躍下，打開口，用拿着遠望鏡的右手指着我，命令地：

「拿去！把倒下的廟門紮好先築那左邊的牆！」

我遲疑住，「築牆？」但那皮靴已光顧了我的小腿。

多麼隨便與簡單？我又被擁進廟裏，一個幌眼的營幕，已紮蓋好站立在香爐棹的位置，那張

香爐棹已移在廊下面了

我異常笨拙地用縛營幕的藤繩開始我的工作，我平常的手術竟毫不能在這時應用。那兩扇虫蛀的門板厚而不相稱，然而在虎視眈眈下我畢竟完成了這工作。

現在，他們都幫着我——不，毋寧說是命令我，強制我——把這不成東西的兩塊木板搬移到頹傾了的左邊牆基上，距離那張營幕只有三尺的地方。像失神般我握住這把斷柄的缺口的生鏽的鋤頭，我開始在容易掘的地方掘土了。

風狂暴地吹着，這一邊正是風的來源，兩手在起落的動作着，整個面部盡充滿着血，但心頭像受凍而顫抖了。

他們三個人團團地圍住着我，監督地。那個的軍官似乎看得不耐煩，口裏常「嘖嘖」地吱叫着。其餘的兩個想起了什麼似的噁哩噁吧了兩句，一同向着我的來路走去。

我掘起土，用鋤頭一翻，倒在平立的兩塊木板當中，這樣的掘、翻、倒三段遲緩的動作，引起站立旁邊的軍官的不愜意，他立刻叫我改變了方法：用手捧。掘着，捧着，一直至稀微的陽光把自己影子踏在腳底的時候，我只捧掬了一尺深鬆鬆疊積着的土，那個監守者才踏進廟裡把我所帶來的大餅分兩塊給我，泥污的手我接過來，像受了賞賜般甜蜜地我啃着，用力地，也迅速地咽

下。

咽完餅，我繼續工作，這工作不比平常，是一種悚懼的心理支配我。我像增進了自己的力，一夜來的疲乏神經不覺累地繼續着開始：掀、捧、掬，幾點鐘的挪動，熟練了。

把二尺多寬七尺多長的門板填平的時候，我嫻熟地跨上去，用腳代替木樁，使勁地往下踏，結實了，我沒有計算這工作到底要化費掉多少的時間，唯一的希望，就是要快把它完成。

我跳下，剛想照牆基的牢固與否——這是我的習慣——耳際由風送過來山坳的回聲：

「咕~~~~喝~~~~」

立刻，我抬起頭向播發聲音出來的地方望去，那軍官用一道逼促的眼光直射着我，我急急地轉回來，一種莫名悵惘的心情透了我的心。

遲疑，然而我眼睛再望他處，當第二次鋤頭接觸土上時，另外的一個疲小身材的高個子人兒隨着黃澄澄的一團出現了。

「噫——」

我不禁失口地驚呼了，我的同伴，一同逃難的隣居。

連「噫」也不許開口嗎？那一隻皮靴像做戒我和示威新來者，第二次光臨我的小腿。

這瘦小的高個子，他呆呆地參加我的工作——現在是他掘我來捧和蹬踏了。

看他來，面色更青白了。這肺病重患，者單就那兩邊肩膀起伏簸動的利害，我不禁引發了同情，我憶起了我自己受傷的胸部，也覺得有點酸痛；然而那個級奪我大餅的現在又多了一袋獵獲物了，他狡笑地綻開嘴角，跳進廟裏去。

軍官現在像鬆掉心頭一塊石，他迎着風又爬上巖石尖，望遠鏡又在展視了。

「喂，老吳，」我抓着這機會，輕快而微響地湊近他的身說了：「你少用力點，讓我來！」

像散落復遇兄弟的親熱，自己也不知那兒來的情氣，我鼻竇緊問那些還未上山來的同逃伙伴，真的，這幾個虎狼準得叫大夥兒來給他築牆——無論你是老或幼，老吳的癆病，爬了這多長的山路還得握鋤頭做苦工。那張臉，真使人覺青白的可怕。

「唔，剛才吐了幾口血，那個三角眼的硬拖我走，心頭像小蛇爬挖的難受哩……」

「大夥兒還在後頭呢！這樣！不就個個被……」

也許是說得太興奮，聲音太高一點，那穿皮靴的軍官招了風跳下，我驀地怔一怔，把捧在手裏頭的土撒在地上，他才重重地打一個「哼！」我急急再彎下腰去。

牆基三尺多高了，我又得跳上蹬踏，依舊是用力地。邊踏邊也在望老吳，一個時候，老吳

舉起鋤剛待往下翻，噫，他臉一紅，鋤頭也扔了，他嘔了一口血，紅得發紫的，我一驚，跳下來，不顧一切地，口裏迸出一句：

「老吳，怎麼樣啦？」

瞧，那軍官多可惡，他睜了眼，漫不經意地說：

「別裝媽的神氣了——掘呀！」

我一氣可真也要嘔血，可是一想，自家究竟是羔羊，掙這口氣沒有用的。

這邊老吳還沒有下處，從巖石後再轉過三個人，起先脅我的現在倒再押兩個人來了：老頭子同一個女孩子。老頭子遲遲的步履，氣喘喘地，神態也快唬得昏了，凝着枯澀的眼全身都在發抖。那個女孩子看過去才十四五歲，皆後還垂着一條辮子，兩唇也白了，眼眶旁盡紫青着，她手裏提一個包袱，看過去重量也不輕，兩個人脚步都蹣跚地在惶恐中無可奈何地挪動，後面的押解者尙加以逼促的叱喝……然而那軍官似乎想起了什麼似的，他昂起頭，向老頭子兇狠地問：

「快要上山來的還有幾個人？其餘呢？」

「差……不多……有十幾……個……人……吧！」

老頭子嚇得嘴唇上下在掀動，眼珠子直着，兩肩也像在抽搐了，一字一頓地搖曳着吐完了這

一句，那軍官就快意地口哨一聲，牆基內那個兵大半截身子一晃，很快地就從廟門口投出來。那軍官又噤哩噤吧了幾句，眼送着兩個興沖沖地一道兒再奔到原處去，就蹣跚進廟門內，我由新築的牆基上向裏照，他從營幕中摸出兩截一尺多長的竹管，丟出外面來，嚴肅的命令說：

「給放在牆基上築好，牢固了再抽出來！」

我曉得他想做槍眼了。

這時候，我心裏起了一個奇蹟，這種徇死的想像使我不自覺地起了朦朧的感覺，這是極暫的，我自己對我自己努力，並且所想的奇蹟也不告訴老吳——告訴他是沒有用的——我現出極忙碌，一會兒上牆，一會兒下來幫老吳掘土，那個軍官，看情景也一句話沒說，也不再逼促老吳了。

現在，我所算計的就是使這牆愈築愈高要愈使它蓬鬆，築了四尺以上時，槍眼也做成了，像兩顆凶惡山獸的眼睛。

過不多久，那個軍官又帶了那老頭子同女孩進內，——其實無所謂內外，稍一轉頭，廟內的一切，便擺在眼前了——很細聲地探問着，有時老頭子傷心哭了，他反而急逼他女兒代答，于是她也哭了。

我和老吳邊工作邊聞着，不禁都起了一層更深的反感，我當忍不住時，低着頭掩過牆基朝

老吳的耳邊說明我的意思，老吳也意外在驚奇這新的計策，立刻他口裏竟輕輕地罵聲：

「該死的狗東西！」

不多時，那兩個兵又趕鴨般逐了一大夥兒人來了，有七八個吧，個個身上都背着一小袋的食糧，但都給兩個兵奪去。那軍官又跳出來命令了：

「盡數去築牆，趕快的，築完了這邊，再築那一邊！」

現在可夠熱鬧了，七手八腳的。瘦稜稜而類同的手臂，都顫抖得利害，廝忙着，眼瞪瞪看那外國兵把各人自己所攜帶的食糧切了藏入營幕裏去，無數把憤火都藏在心底燃燒着。

不能做的也得做，能做的不妨多做一點，牆漸漸築高起，快要一人高了，我登在上面心都有點怕，怕因不堅固而倒下，那才糟糕，這樣高再築上去捧土很不方便了，于是我想了一種方法，我對那軍官說：

「請把我的那個麵粉袋拿出來，讓下面一個強健的裝得土搨起，我提上來一倒，然後再踏。豈不更快？」

「唔。」

那軍官答應了。於是牆的高度也慢慢地增高了，至甚搨土的用雙手托上都有點費勁了，那軍

官十分滿意，便叫各人都停了，我們才覺得原來天也快黃昏了，太陽只剩下微弱的光，脚尖點住牆的中心，我盡力蹣跚住脚跟小心地跳下來；還好，我的計劃暫時並未引起異覺，然而我自己也覺得它是太輕鬆得可怕了……

那軍官奪取由各人所帶來的大餅、饅頭之類，現在倒分給一人兩塊，奇怪而特別，他例外多給我一塊！

我們嚼着餅，用冷風當水送，也都吞光了。天幕漸漸暗黝而轉成黑色一片了。那軍官同兩個衛兵此刻都鑽進營幕裏，那個老頭同女孩子也合在我們一起。

入夜的風是多尖厲的，我們十幾個都恨透這三個狗養的東西，我們已經辛辛苦苦跋涉了整一日夜了，今天還整天的賣苦力，築起這一邊圍牆，替他們擋住風的來路，我們多愚蠢啊！然而我們現在的心頭孕育着一個希望，希望……

我們一夥兒蹲伏在大巖石底下草叢裏，全體倚偎着取溫，風猛吹着，背後幸有巖石擋住，夜色模糊中我們看不清什麼，大家都緊閉着眼睛打哆嗦，漸漸地都有點朦朧了，忽然，在風聲中聽出很有力的一陣「嘩——啦——」音響，我們心中都有一種勝利的感想，在朦朧中大家又蜷伏入睡了。

第二天天剛微明，我們第一道眼光已覺察昨天所築的牆矮了半截，跳起來向倒牆內一望，那張營幕已盡被一大片的泥土壓平了。

不要英雄

·不要英雄·六二

問
蒼

做平凡的人罷！

我們無須拔山，扛鼎，

什麼叫做英雄？

且請你道來你出色的本領：

穿着一件斑斕的外套，

沿街搖打胡說的銅鈴，

鬧得人家耳目昏亂，

這時算得你手段高強！

你會綴了無數人頭骨，

披在你醜陋的兩肩，
你曾把青年的熱血，
來做你一頓瘋狂的牛飲，

你寶座下面，
一股難聞的腥風，
你胸前的勳章，
係人間骨髓的結晶！

你野馬般的個性，
慣把真理，公道蹂躪，
你拿手的好戲，
就是虐殺羣情！

一切人格的平等，

在你眼底成爲亞木林，

『惟我獨尊』

你才能幾分高興！

矜伐着有一條鐵的臂腕，

不顧事實的蠻幹，

你最好生在元古時代，

那時候人類的頭腦稱不上兩半。

你一肩又挑着販賣靈魂的担，

全身沈浸在虛僞中游泳，

風度，儀態做得十足嚴謹，

像垃圾堆里翱翔一尾金色的蒼蠅。

你牽扯歷史的精靈起自墳中，

你啓請十方的鬼怪降臨，
你像一個幻魔的法師，
登時攪得天地昏暗。

現在你可別想再騙人，
時代早爲你擊撞喪鐘，
這「平凡」的世界呵，
不要英雄！

十二月三十夜北舍燈下

果實

(日·森山啓)

• 果實 · 六六

雷石榆譯

對他們的事

別太說廢話好了；

他們也挺高興

吃「真實」之果呢。

那是在一九三〇年代……社會

是禁戒的果實，

他們有時對着結滿歷史的枝頭底果實

連自身的安全也忘却了，

他們提高嗓子唱了；

只是暴風要真個捕捉他們時，
才開始知道那身份。

他們是小槍也沒吃驚過
成長於和平的林中之小鳥，
他們有一個過失，

就是太老實自負了小鷺這點。

現在他們在公衆的面前，

一面拉下鳥糞一面鼓翼而叫道：

「俺吃那果實而下痢了，

俺身輕便，現在自由地翱翔。」

而且他們依然飛下地上的

且也是俗物之家底破風。

這是第二個過失。

別太說廢話好了，

因為時代的現實
在某時期不能不叫
他們頑固的嘯鳥說出真實來。

註：本題原名：「吃果實而下痢的作家們」，因嫌累贅故改今名。

忤逆

魏艾寒

早上。沒有太陽，也沒有雨，灰色的雲塊在空中遊行着，天氣冷得很。

風呼嘯地吹過松樹，發出沙沙的聲響。

元貞嫂的心沉甸甸的，似壓住一塊鉛。她沿着栽滿許多杉樹的小徑走着，同時，掛慮家裡癱軟在床上的丈夫，和着挨餓得瘦削的孩子。

丈夫已經臥病整三個年頭了，一畝二分的田地，一隻水牛，兩隻母豬，也都變賣給李三叔，但是，錢現在却統用光了。她常常牽着孩子到元亨伯伯家裡，說盡了許多苦況，等着，等着，這位吝嗇的伯伯，她丈夫的同胞哥哥，才慢慢吞地說：

「拿去吧，這一斗米。」

但這一斗米還要不給元亨嫂看見哩！這個潑辣的婦人，她不但會把米奪回一半，而且給了你一場沒趣。

「千家富難濟一家窮，我家裏並不是開米行，哼！下回不要來好了！」每一次，元亨嫂遇着她拿米時，總是這樣氣沖沖的哼喝着。

於是，元貞嫂只好紅着臉皮，把米拿走，在路上偷偷地揩着快要流到嘴邊的眼淚。但，當她在丈夫的跟前時，却勉強的裝着笑容說：「伯伯叫你安心靜養，這些米，等喫完再去拿。」元貞在慘白的凸額骨的臉上現出感激的微笑，顫聲的說：「唉，自己同胞的哥哥真比不得別人！」

然而，她却背着他繃緊眉頭，在憂慮着姆姆說下回不許她再去呢，眼淚紛紛地流下來。

好在宏棟姪兒暗暗中却把許多米呀，錢呀送給他們，這小伙子雖然是元亨的親生兒子，却一點也不像他的父親，當然他更不似他父親那末鄙吝。他跟這位繼母很不對勁，但，他們從沒有吵過一回嘴，他很勤緊地幫着他的父親和兩個長工耕種了六畝水田，兩畝旱地，他也沒有什麼壞嗜好，不愛笑，也不愛多說話。

每次他拿了錢或米到元貞那兒時，只簡單的說：

「叔父您好一點嗎？這是爸爸給你的。」

就這樣，停一忽兒他便走了。

元亨常常聽他繼妻的話，對他很不滿意。他也不對他的父親聲辯，依然不多說什麼話。

元貞嫂對於這位伯伯家裏的情形知道得十分清楚，當每次給姆姆羞辱了一場走出門口的當兒，便憤憤地想：「下回我真的不要再來了，這臭氣却受不了。但再過不了幾天，糧爲了不忍丈夫受苦和兒子挨餓，不得不再忍着眼淚，又來叩伯伯的門了。」

她家裏真個窮得狗骨頭似的，誰也不願意把錢借她，既沒有田地做抵押，每月也拿不出利錢。並且，在這個年頭，誰都是處在窮困的境遇裏。元貞已經一天沒有東西進口，孩子餓得哭了，只喊着：「媽媽！」她一邊餓着肚皮，一邊流着眼淚說：「寶寶，你投生錯了！……」

元貞把拳頭槌一下床沿，嘆了口氣道：

「倒不如早點死去！」

窗外的雨，嘩啦，嘩啦，光線貧弱的小房裏，更顯出黯淡的景況。

今兒，雨已經停止了，大清早她便起來，對孩子說：

「你別哭，等媽再到伯伯那里去弄點米回來。」

她說時心裏一陣悲痛，憶起前回姆姆那樣兇惡的臉孔，有點害怕了，但她得硬着頭皮去冒險。就這樣，她輕輕地掩上了柴門，耳朵裏還响着丈夫悲哀的嘆息。

到了伯伯的門前，她把脚步停住了。她曾三番兩次想進去，一到門口便膽怯了，便在那里遠

巡着。最後，她想與其看丈夫和孩子挨餓，還不如讓自己再受一次屈辱，於是才壯起胆子來，把冰冷的腳跨進伯伯的門裏去。

「伯伯，您再救救我們吧，已經餓了一整天啦！」

伯伯沒答腔。過了一歇，才咳了一聲，唾了一回嘴說：

「這年頭，誰也顧不了誰呢。」

那樣冷冷的臉孔，她看慣了，然而，這一回她不知怎的，竟傷起心來，抽咽着，讓眼淚酸楚地滴下來。

伯伯露着焦黃的牙齒看着外面，她嗚嗚咽咽地說：

「伯伯！……我也知道……太叨擾您啦……可是……可是……這一回……您得……救濟救濟我們……您的……弟弟……他已經很苦呢！……」

伯伯翻翻眼皮，過了好一會才道：

「那末，你等一等！」

這吝嗇傢伙心裏也很難過，他也知道胞弟，病在床上餓着，姪兒也餓得哭了，那樣悲慘的，怎奈他怕老婆，老婆給他會叮嚀過：「不許你以後再拿錢跟東西給她。」

好得這婆娘剛纔出去了。他想趁這當兒趕快量一斗米給她，還可以逃避那婆娘的眼睛，不至於出什麼亂子。於是他便這樣決定了。

當他拿一小袋的米出來時，那個凶惡的姆姆却由外面回來了。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尖着嗓子鳴道：

「哼！我不在家裡，你們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真醜死啦！」

元貞嫂的面色馬上發青了；元亨却呆在那兒了。

「肯賣臉皮那里沒有錢？——自己丈夫沒用了，却來引誘我的男人。」

元貞嫂的臉孔由青變成灰白了，她顫動着嘴唇，說不出什麼話來。元亨却戰抖着，把半袋子的白米丟在腳邊，臉孔也紅一陣白一陣的。

元亨嫂子的拍一下棹子，搶到元貞嫂跟前，這膽小的婦人退後一步，差一點跌了一交。她便乘勢罵道：「你還不羞死嗎？」同時，把手指劃着自己的腮巴，臉上裝做各樣各式怪難堪的姿態說：

「杜家的祖宗做了孽，元貞娶了你這帶煞的潑辣貨進門，真倒霉——現在他給你害得癱軟了，還不想修，要再來給他戴綠帽子嗎？哼！」

門外圍了許多好事的人都「哈！哈！」笑了。

恰好這時宏棟從田裏回來喫早飯了。他肩着鋤頭打人堆裏進來，看見他的繼母正把指頭點着他老子的額頭教訓道：

「別給野婆娘迷住啦！——這爛貨有什麼好！」

他的繼母却嗚嗚咽咽地流淚，臉色像醋一樣。

「別裝腔做勢啦，有本領再去勾引個把別的男人吧，我的元亨也老啦，這麼醜也會中你的意嗎？」宏棟聽着這難堪的話，臉孔在發燒着。

她還是一步一步的進迫，說了許多許多怪難聽的話，做了各樣各色的姿勢。

這時宏棟鼓起腮巴，胸部起伏得厲害。

「一次，兩次，我都饒你了，你還想來欺負我嗎？說不定還想來謀害死我，好讓你們成雙呢，哼！沒有這樣便宜！」

元亨嫂把臉湊近元貞嫂，還扮着一個鬼臉。接着許多圍着看熱鬧的人又是「哈！哈！」的笑了，這樣，把宏棟這年青小伙子的臉孔惱的通紅了。

「這是……冤屈……我呀！姆姆！……你別……這樣……沒口德啦……我的……心……有天

：知道呢！」

退了兩步，元貞嫂帶哭着說。

「笑話！你還敢強辯嗎？你分明偵我不在家裏時來引誘我的男人，還說什麼冤枉，你這狠心的潑貨，你想把天來詛咒我早死，好讓你們一塊兒睡覺，是不是？」

笑聲由許多看熱鬧的人羣裏爆出，那樣刻毒，殘忍，在撕碎着那可憐的婦人的靈魂。

陡的，她的臉色變成死白了。許多冷笑的聲音正在她耳朵裏作謔，眼前湧現出許多悲慘的景況，同時，又聽見那個婆娘尖酸的對大家說道：

「元亨本來很好的，都是給她引壞了，喂！這也難怪，她是他的——哼！說出來不大好聽！」又是一陣強烈的嘲笑聲，毒辣地在這嚴冷的空氣裏炸開了。宏棟的牙齒在緊咬着，額上滲出冷汗來。

元貞嫂像一個受傷的野獸，由人羣裏面衝了出門外去了，她披散了頭髮，在逆風中奔到巖石邊，嘴裏喊着「冤呀！」便撲通一聲跳下深溪去了。等到許多人追到時，只見溪流湍急地奔流着，唏溜嘩啦。水流沖激着巖石發响。

大家都嘆了一聲氣。

宏棟流着眼淚，知道在這深而且急的溪裏，她是沒法挽救了，他的心給悲傷和憤怒交後着，發狂似的奔回家裏。

一進門，便看見他的繼母正在打着他的老子，撒起潑來哭喊道：

「都是你這老梆子不好，給她迷住了現在惹下禍來啦！嗚……天啦！」
不知怎的，這小伙子心頭的怒火再遏不住了，他搶到她跟前道：

「你的心這末狠嗎？」

「哼！你替她出色嗎？原來，你們爺兒倆都給她灌着迷魂湯了！」

這婦人說着帶哭，那一付凶相好像在棺材裏隔了一夜的死屍一樣難看。

宏棟一聽這話，便火上加油，想起叔母死了還要給她這樣侮辱，週身的血在沸騰了，渾身要爆炸了一樣，用盡了氣力朝她身上只一拳，她倒退了兩三步，跌下了石塔，後腦殼撞破了，流下鮮紅白兩色東西來。

「我的天呀！」他的老子也昏下去了。

「把他抓下來，這忤逆的兒子！」

許多人全都湧上去，把宏棟網紮起來了。這樣，大家都忘却了元貞嫂的死。

下午。

全村男女老幼都擠滿了杜家祠前的廣場上。

中間栽了一根木柱，上面縛着一個年青的傢伙，他怒目視着觀衆。

「喂，村長來啦！」

忽地有人這樣喊了一聲，許多張腦袋都朝向一邊了。

村長已經有六十多歲光景，被兩個中年的人挾着，一步一步慢慢地走近來，人們都讓開一條路，等他走了進來，人流又合攏了。

村長坐在一張有靠背的椅子上，滿臉怒容咳了兩聲向大家道：

「這是我們全村的不幸，出了這個忤逆的兒子，敢打死母親。噫！真是禽獸不如！」他看了大家一眼又繼續着說：「他玷辱了我們全村，破壞了全村的名譽，給別村的人拿做話柄說杜家村的人打死母親！」

接着，許多人都向縛在木柱上的人投了一個好奇的眼光。

「他，哼！是我們全村大逆不道的人，罪不容誅，是一個大害，不可不除，儆戒將來，就是懲一戒百的意思。」

村長摸一摸鬍子，跟着乾咳兩聲。

然而，縛在柱上的人，一點都不害怕，他還在想着，溪流裏慘死的婦母，癱軟在床上的叔父，呱呱餓着肚皮哭喊着要他媽媽的小弟弟，他不禁心裏一酸淌下眼淚來。

「太遲啦，到了這個時候才翻悔，哎，不見棺材不下淚！」
有的却這樣半嘲笑半憐憫着他。

做母親的都正色教訓兒子道：

「你瞧：宏棟打死母親，今天落得這個結局做人要學好，別做不孝的兒子啦。」
還有殘忍的人，却拾了碎小的石頭，拋擲這無抵抗的人玩着。

「哈哈，你打不準，讓我來。」瞎了一隻眼睛的癩皮小二說。

「哼！這傢伙，打得不錯！」叫做頭大的這樣喊着。

「哼！打死母親，這心多狠！真是目無法紀！」上了年紀的王四公公吐了一口痰說。

「不過，元亨嫂那樣欺負元貞嫂也沒道理。」站在王四公公旁邊的小三爹却同情他。

「喂！子不道父母之過，那里有做兒子的打死母親！」一個村教蒙塾的先生戴上了銅邊眼鏡插嘴了。

許多圍觀的人爭論着，有時把手指着他，所有唾罵都是爲着道德和禮教，十分刻毒地用盡各種無以復加的惡語攻擊他，雖然有極其少數的人憐憫他，但不敢在這場合宣佈出來。只有心理想：「他不素是個正直的人。」

這樣挨過了兩個時辰。村長才兩手供着祖宗的靈牌粗聲喝道：

「現在，讓我們在祖宗跟前，來處罰這個不孝的兒子！」

接着便是像獅吼的一聲：「行刑！」

於是，許多手執利刃的人走到柱前動手了，活像一羣豺狼嗅着牠的俘虜。

微濛濛地下了疏疏幾點雨來，廣場上剩下許多不成形的肉塊和斑紅的血注狼籍着，還有豎立得正直的一根木柱，好像在向上天祈禱說：「他是隻無辜的羔羊！」……

一九三七，一，五晚。

十一月的村莊

(獨幕劇)

陳啓肅

時間：民國廿五年十一月

地方：百靈廟附近

人物：趙新南

新南的父親容金

新南的表弟方慎多

村民老王

偽偵探

偽警察

偽警兵十餘人

村民四五十人

景：百靈廟附近的一個村莊，深存在森林之中。

台右是森林，森林之中有一條小徑可通大道，由大道赴百靈廟用汽車約須四五十分鐘。台中偏右，是一間房屋，這就是新南的住處，房屋的門牆已有五六分破舊了，但是看那高大的門牆，和裏面伸展出來的屋角的裝飾，便知道是個中等而破落了的人家。屋子後面是森林，是山巒。台中偏左，連着屋子是個小菜園，以籬笆圍之。台左上方是個石

拱橋，橋的後面又是森林，而森林中隱約可以看到茅屋重重。

開幕時，天還未亮，台上黑暗，靜悄悄的，只有鷄叫的聲音，少頃天漸漸地亮了，又隱隱地有了狗吠，終于天大亮了。

新南：（在門內）爸，你把門關上，我出去走走便來。（一邊說一邊開門出來）

容金：天剛亮，你就到那兒去？（說着出來）

新南：到外面走走，就回來。

容金：那麼快點回來，等你吃早飯。（說着進去，把門關上）

新南：是的，我就回來。走到台前，看看天又要下雪了。（走幾步，打個呵欠，做

幾動柔軟體操，又走幾步，看看石拱橋那邊），怎麼，到今天了，還沒回來？

（像有些不耐煩似的，隨口唱着詩）：

村莊里沸騰着農民們的怒火，
百靈廟，堆積着敵人的肉菜肴，
明天吧？後天吧？我們這一夥

總會看到一次大熱鬧。

大家們，起來，起來，

握起你的鎗，把你們的肉，

你們的血，你們的屍骸，

掙得民族的自由，雪了民族的恥辱。

村民老王匆匆由台左上，他走路一拐一拐地，顯然地他受了傷。

老王：趙先生！

新南：怎麼，你受傷了？老劉呢？

老王：他……他死了。

新南：什麼，他怎麼死了？

老王：我們昨天早晨回來，才走出大青山不遠

，便碰到那一批狗，老劉因逃避不及，

就向他開槍，但這我們兩個人濟得甚事

，老劉給他們打死，好得我逃走得快，

才得回來。

新南：真糟糕，（稍頓）那麼孫副軍長有沒有回

信？

老王：有，在老劉身上。

新南：這怎麼得了？

老王：不要緊，信上沒有說什麼，要緊的事情

都在嘴裏接洽，他們把信拿去烏用？

新南：那麼你說呀！

老王：我到大青山見着孫延毅副軍長，把你的

信給他，他和官佐們會議之後，就定今

天晚上進攻百靈廟，叫我們做引導和內

應。

新南：那麼好極了，陳先生，黃先生知道沒有

？

老王：我還沒有見着他們。

新南：我們去找他們商量好了。

老王：方先生那邊呢？

新南：當然也得叫個人去通知他。不過我們先

去找陳黃兩位先生商量一下再說。

老王：好的，我們就去吧。

新南及老王走過石拱橋下，讓台上空寂些時，外面有了汽車駛近的聲音，汽車停止了，少頃又有汽車駛走的聲音，接着慎多匆匆從台右上，

慎多：（敲門）

容金：（在屋裏）誰呀？

慎多：（匆促地還在喘息）呵，姑爺，是我。

容金：（開門）慎多呵！（出）你怎麼許久不來？

慎多：唔，唔，姑爺，表兄在家麼？

容金：（奇怪地）怎麼你今天這樣慌？

慎多：（焦急地）表兄在不在家？

容金：剛出去不久，什麼事，這樣慌？

慎多：唔——我——我今天——

容金：你怎麼，說呀！

慎多：我，我——不，不，還是找到表兄再說。

容金：那麼你先進來坐坐好了。

慎多：不，我得先找到表兄才好。

容金：你到那兒去找他？又不知道他在那兒？

慎多：反正是在這一個村子裏，總可以找到的。

容金：他就要回來的，還沒有吃早飯哩。

慎多：不，不，我得先去找他（欲行）

容金：喂，慎多，我問你，你今天這樣子到底

慌着什麼？

慎多：等下說，等下說，我先去找表兄。

容金：對我說還不是一樣的？

慎多：一樣當然是一樣，不過我怕時間來不

及。

容金：也不會急成這樣子。

慎多：回頭再說，回頭再說。

慎多向台左走去。

容金：這孩子今天才怪呢哩。

(轉身欲入，慎多又回來)

慎多：姑爺！

容金：(轉身來)什麼事？

慎多：我——(想)我想還是先對你說了，免得

等下人來了，又着慌，反而弄得不好。

容金：到底是什麼事，你說呀，我不是早就叫

你說？

慎多：等下如有人來找表兄，不是熟人的話，

你只說表兄已經到北平去好久了。

容金：爲什麼？

慎多：因爲來的人是偵探和警察。

容金：偵探和警察來找表兄做什麼？

慎多：你只對他們說到北平去，不要慌，把他們騙走了就是，什麼事，現在沒有時間來說了。

容金：忙什麼，天剛亮不久？你說呀，你不說清楚，把我裝在悶葫蘆里，不把我悶死了？

慎多：等他們去了，我再對你說，反正差不多少時候。

容金：不過你話不說清楚，我怎麼對付得人家？

慎多：那麼——(想)也好，我就對你說，你可

不要怕。

容金：怕什麼？我又不是孩子。

慎多：姑爺你知道的，自從我們這個地方被那班東西佔去之後，我們簡直不是過着人的生活；你看，把我們的田地佔去，不高興的話連屋子也不讓你住。他們喜歡殺人，殺死個把人算得什麼？我們村子裏不是就讓他們殺死幾個？這個叫人怎麼忍受得了？

容金：真的連我看着也忍不住了。

慎多：可不是？我們都是中國的國民，我們應當趕快起來反抗，替國家做點事情。

容金：這是當然的。

慎多：因此我就投到他們的軍隊裏，想乘着這

次偽匪侵綏的機會。我們在這百靈廟做點事情。

容金：對的，不過你們怎麼做法？

慎多：我們計劃同綏遠軍隊通消息，剛好這次帶兵的孫延毅副軍長，和表兄認識，我們已經同他通幾次信了。

容金：怎麼我壓根兒沒知道。

慎多：因為我們怕你會害怕，——同時，這裏的村民都崇拜表兄，又受不了那班東西的壓迫。因此一下子村民就組織起來了。前幾天，我在偽匪的司令部裏頭偷出一幅軍用地圖，由表兄叫人送給孫延毅副軍長，大概去的人半路上出了岔子給那批東西打死了一個，身上搜出孫延毅

的信，他們都知道表兄同綏軍軍隊通消息，不久就要派人來抓表兄了，所以我趕來通知你們。

容金：這，這怎麼辦？

慎多：姑爺你別怕，只叫表兄躲避一下就好了。

森林外又有汽車的聲音。

慎多：唉！姑爺你聽，他們來了，你快進去，我就躲在橋下，看他們怎樣。

慎多匆匆地跑到石拱橋下面，就躲在橋下，容金進去把門關上，讓台空了些時，偵探攜手杖同警察便服上。

偵探：（嘴裏哼着）我好比，南來雁……
他們在台上周圍看了幾下

警察：大概是在這裏了。

偵探：（走到石拱橋上看看那邊的村莊，又回到台中看看新南的屋子）那邊是村莊，這個屋子是在村莊的東南方（走近籬芭）這是籬芭——對的，一定是這一間了。

警察：我們過去？

偵探：你別急，等我慢慢來。

他倆走近門前敲門

容金：（在門內）誰呀？

偵探：是我！

容金：你是誰？（開門出）

偵探：對不起，請問看趙新南先生是不是住在這兒？

容金：你找他幹嗎？

偵探：我同新南兄是老同學，這次我由瀋陽出

來，從這裏經過，所以來看看他。

容金：新南沒到過瀋陽唸書呀？

偵探：我們不是在瀋陽同學是在——長春。

容金：啊，不過他已經到北平去了。

偵探：北平去？

容金：對的，前五個月就到北平去了。

偵探：（沉思些時）我聽說前幾天還有人看到

他。

容金：也許是在北平看到他。

偵探：那裏，就在這村子裏。

容金：笑話，人已經到北平去了，還會看到，

那不是見鬼嗎？

偵探：老爺，請你別瞞着我們了，我的確是新

南兄的老同學，因為從前我們同學的時

候，感情很好，所以這一次來看看他，

談談舊情，你聽我說話的音調像不像本

地人？

容金：這個我不曉得，新南的確到北平去了，

我瞞你幹嗎？

偵探：（稍頓）那麼讓我進去寫了幾個字留給新

南兄好不好？

容金：假如你要留字給新南，還是請你回去寫

信給他好了，他大概還有幾個月才能回

來哩。

偵探：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北平的地址。

容金：你只寄北平崇正中學楊校長代收就好

了。

偵探：不過——

警察：老沈，你真耐煩，要說這許多費話鳥用？我們進去搜他媽的一搜，就得了。

偵探：也好。（轉向容金）老爺對不起，讓我們進去搜一搜。

容金：什麼搜？這那裏成話？你是新南的同學，你來找他，他不在家你回去就得了，

那裏有找不着，來搜人家的道理？

偵探：（冷笑）老實告訴你，我是偵探，他是警察，我們奉上峯的命令來抓新南的。

容金：警察？警察應當有警察的制服；偵探，偵探應該有偵探的徽章；嘴裏說着，那裏就可以亂搜人家呢？

警察：媽的，還同這老狗多說什麼，我們進去搜！

偵探：你別急，我們的政府是寬待人民的，做的事實情總要得到人民的同意，我們又不是假冒的（轉向容金，拉開衣服）那，你看，這不是徽章？

容金：（看，搖搖頭）單只偵探也沒用，沒有會同警察也不能亂搜人家。

偵探：我不是給你說過，他（指警察）就是警察。

容金：警察沒有警察的衣服，誰相信是警察？

偵探：他有符號（對警察）老楊，你把符號給他看。

警察：（走上前拉開衣服）你這老狗，這不是符

號，難道老子是假冒的？

容金：但是制服不完全，我還知道你的符號是從什麼地方檢來的。

警察：（怒，牽住容金的衣服）媽的，難道老子是假冒的？

容金：沒有軍服，這也難說，我又認不得你。

警察：媽的！

警察直氣得要打容金，被偵探勸在一邊。

偵探：老爺，我們是奉命令來的，一定要搜。

容金：不興，你們要搜，回去穿上制服再來搜。

警察：你瞧，還同這老狗多說什麼，他媽的，

進去搜！

警察衝進門，偵探也跟着，容金抓他不到，也跟進去，說着：

容金：這成什麼世界？那裏可以隨便亂搜人民

家裏？

警察：（在屋內）老子愛搜就搜。

讓舞台空了些時，屋內砰然一聲，玻璃破的聲音。

容金：（在屋內）怎麼，怎麼，你搜人家搜不到人，怎麼把我的東西亂丟？

警察：（在屋內）老子愛丟就丟，你管得着？

警察跟偵探走出門口，容金在後面跟着，還在屋內。

容金：你們是人？你們是警察？你們簡直是狗！是強盜！

警察：（轉身來）你罵誰？

容金：罵你，罵誰？

警察：你敢！（洶洶向前）

容金：爲什麼不敢？你這狗，你這強盜！

警察：媽的，揍你一頓才認老子（向前欲打容

金）

偵探：（急攔住他）得啦，得啦，何必同這老狗

生氣？我們走吧。

（牽着警察走向台前）

容金：你這強盜，總有一天會殺得乾乾淨淨！

（入，關門）。

警察：媽的！（轉身）你還罵人！

偵探：得啦，我們走吧。

警察：爲什麼你要同那老狗說許多廢話，才讓

新南跑了。

偵探：我們政府現在要收買人心，所以應該和

氣點待人。

偵探警察下。慎多出，敲門。

容金：（在門內）你們這批東西又來做什麼？

慎多：姑爺，是我。

容金：慎多呵（開門出）我還以爲是那兩個東西

。

慎多：姑爺，你得小心，那兩個東西會回來。

慎金：已經走了？

慎多：你沒有注意到，偵探來的時候帶着一條

手杖，走的時候沒有帶去，他一定會回

頭來的。

容金：反正找不着人，有什麼要緊。

慎多：那末你等着他們，我找表兄去。

容金：好的，好的。

慎多從台左入，容金等看不見慎多了，進去關了門，偵探同警察上。

警察：老沈，你真是偵探的老手，這一下子我

們衝進去，一定是逃避不及了。

偵探：所以做事情不能像你那樣急性。

警察：真不知道爲什麼我這癖氣老是改不掉，

真是「江山易改，舊性難移。」

他們隨說隨走到門前，敲門，容金開門出

容金：你們又來做什麼？

偵探：我的手杖忘記拿了（說着就衝進去）。

容金：（擋住門）我替你拿出來好了。

偵探：你不知道我放的地方（推開容金，同警

察入。）

容金：你們怎麼啦？可以隨便亂闖人民的家里嗎？

容金入，少頃。

容金：（在屋內）你們這些東西沒有王法麼？怎

麼把我的東西亂丟？

警察：（在屋內）你又罵誰？

容金：（在屋內）罵你狗！罵你王八蛋！

警察：（在屋內）不揍你也認不得老子。

接着

容金：（在屋內）噯啊！

隨着是東西倒了聲音。

警察：（在屋內）不比你，打狗！

偵探：（在屋內）得啦，得啦，我們走。

偵探全警察出

警察：怎麼又不在？

偵探：我想一定有人露了風聲。

這時新南和慎多老王現在石拱橋後面，就伏在那兒。

警察：那怎麼辦？

偵探：我們回去多帶幾個人來，暗中埋伏在這

屋子的周圍，總不怕他飛上天去。

警察：這樣也好，我們趕快去。

偵探全警察匆匆下，新南就要走出來，

慎多牽着他。

慎多：汽車還沒有去哩。

新南：對的。

他倆又伏下去，少頃汽車聲起了，他倆仍從石拱橋走過來。

慎多：這批東西又來叫人了，你看怎麼辦？

新南：我看還是把村民召集起來，埋伏這裏附近，等那一批東西來的時候，一起給他們繳械。

慎多：不過對於我們今天晚上的工作有沒有妨礙？

新南：我想不會，只要不讓他們跑掉一個。

慎多：那末好，我同老王去召集村民，你在這裏等。

新南：快點。

慎多：當然（向老王）我們走，

老王：好。

慎多老王下

容金：（在屋內）你們這批東西，你們打人，你們沒有王法嗎？（從屋內出來，一跛一跛地）

跛地）

新南：（向前扶住他）爸，你怎麼？

容金：沒有什麼，給那兩個東西推了一交，沒有什麼。

新南：他們打你麼？

容金：沒有，摔了一交，沒有什麼，你快進來吃早飯，你早飯還得吃哩。

新南：飯已經吃過了，在陳先生家裏。

（這時村裏有了人聲和鑼聲）

容金：怎麼，村裏甚麼事情？

新南：在召集村民，那批東西要帶人來，我們

把他們圍住，繳械！

容金：繳械？這不太危險了？我們一村子的人都不能活。

新南：在敵人的跌蹄之下，我們壓根兒就不能活。

容金：但是這樣太危險了。

新南：要求生活，到處是有危險，怕危險，就別想活。現在我們國家快被敵人分割亡了的時候，再不起來反抗，我們的整個民族就要滅亡，民族亡了，還有甚麼個人的生命可說？

容金：可是我們老百姓有甚麼力量？

新南：只有老百姓聯合起來才有最大的力量。我們不一定要有新式的槍砲，我們不一

定要有犀利的武器，我們只等上下一心，共同抗敵，把我們的血和肉，一定可以換得中華民族的自由獨立！

鑼聲近了。老王敲着鑼，愜多在頭帶着，許多村民有的拿鎗，有的拿鋤頭，走過石拱橋來，舞台上完全是混亂狀態。

新南：（走到石拱橋上面）請大家靜下來，聽我說。

聲音漸漸沉靜下來。

新南：今天召集衆位來這裏，有兩種事情報告給大家：頭一件是我已經全我國的軍隊接洽好了，定今天晚上由我們這一村的人做引導，暗襲百靈廟，我們這裏的人民又要看到青天白日的旗幟了，我們又

可以得到自由了，今天晚上大家願意引導麼？

村民們：願意！願意！我們殺死那批狗，我們得到報復的時候了！

新南：那麼好，我們就把國旗掛在這株（指橋旁的樹）樹上，我們行個最敬意，最快樂的升旗禮吧！

村民們：（全都歡呼）

新南：老王，到我家裡把國旗拿出來，號也拿出來。

老王入。

新南：還有第二件事，就是僞匪等下就要派警察來抓我們，各位看怎樣？

村民們：把他們宰了！

宰了那批狗！

新南：好，大家既然都同意先對付這批東西，

你們現在就要推個人來指揮。

村民們：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

老王上。

新南：大家既然推我指揮，請大家要服從我的

話。

村民們：服從，一定服從！

老王：趙先生，國旗。

新南：（接過國旗）老王，你吹升旗號，大家立

正。

大家立正，老王吹號，新南把繩讓慎多

來掛，自己立正在橋上，升旗禮完畢，

大家又在亂聲歡呼。

新南：請大家靜會兒，聽我指揮，現在那批東

西快要來了。

（舞台空寂靜下來）

新南：慎多：你帶十多個人埋伏在那邊（指台

右）森林中，手槍聲一响，就衝出來，

敵人無抵抗，就不要開鎗。向老王你帶

十多個人伏在我屋子裏，等鎗聲一响，

就衝出來，不要開鎗。

慎多同老王帶了人埋伏好了，外西又來

了汽車聲，而且不過一輛。

新南：那批東西來了，你們快跟我伏在這一邊

（指橋），我一開鎗，就衝出來，可不要

先開鎗。

村民們：好！

新南：（向站着身旁的父親）爸，你到屋子裏去躲一下。

容金入，新南亦藏身橋後，台靜了些時，偵探及警察帶了十數個警兵上。

偵探：我們就照原來的分配，來埋伏在這裏吧。

警察：好。

偵探：那麼你就伏在石拱橋的附近（指橋看到國旗）咦，這裏那裏來的敵人國旗？

正在奇怪之間槍聲一响，新南從橋後跳出來，開了一响槍。

新南：放下槍！舉起手！

偵探警察看看四周，大家只好放下槍來，偵探想于混亂中拔出手槍，却爲新南

看見，他立即開了一槍，偵探受傷倒地。村民們將那些警兵繳了械，驅在舞台的一角。

慎多：表兄，你想怎麼處置這批。

村民：宰了，爲我們死的村民報仇！宰！大家把槍口對着那些警兵。

新南：你們等下，我問問他們，他走向前來。

新南：（對那些警兵）你們是什麼地方人？

警兵們：本地人。

新南：有沒有別地方人。

警兵們：（指警察）他是××人。

新南：你們大家既然是本地人，那麼你們是那
一國的國民？

警兵們：中國。

新南：但是你們現在替誰做事情？

警兵們：……

新南：大家應當知道，我們既然是中國人了，

爲什麼中國人要來打中國人？爲什麼中

國人要來欺侮中國人？你們知道，我們

中華民族快要滅亡了嗎？假如稍有良心

的人，誰也不願意當漢奸，當走狗，當

亡國奴，而犧牲了我們整個的中華民族

，我們的槍口應當朝向敵人，不應當朝

着我們自個兒的同胞身上！

警兵中一個：我們都是爲了生活才去幹這勾當

，假如我們田地還是好好的在着，恐怕

到現在還在種田哩。

新南：可不是？我問你們，誰使你們沒有田地

種？

警兵們：……

新南：你們要知道使你們得不到生活，沒有田

地種的人，就是你現在所服務的主人！

警兵們：……

新南：我相信你們都是有良心的，你們所以去

當警兵，一方面是爲着生活的壓迫，一

方面是認不清你們真正的敵人，現在我

既然對你們說清楚了，你們還願意去當

敵人的走狗麼？

警兵們：就是餓死，我們也不再去了。

新南：我相信你們的話，不過消極的不幹還不

是個辦法，我們得起來幹，得起來趕走

那批東西。

警兵們：對的，我們得起來幹。

新南：那麼好，大家既然都同意來幹，我可以

給你們一個幹的機會。

警兵們：我們願意把性命來犧牲！

新南：那好極了，我打算今天晚上暗襲百靈廟

，你們願意做前導麼？

警兵們：願意。

警兵中的一個：（指警察）但是這個呢？

警兵們：細起來！

大家把警察細起來。

新南：（指國旗）大家看，這是什麼？

警兵們：是我們的國旗。

新南：你們重新看到你們自己的國旗了，你們

應該行個最敬意的禮。

警兵們：對的。

新南：那麼好，聽我的口令。立正！（大家立

正）敬禮，（大家敬禮）禮畢！

新南：我真喜歡極了，我們中國的人民都不是沒有良心的人，我們的國家一定不會亡的。好，大家跟我歡呼口號，預祝今天晚上的勝利。

新南：大家聯合起來！

大家：大家聯合起來！

新南：打倒××帝國主義！

大家：打倒××帝國主義！

幕落。

新南：中華民族萬歲！

大家：中華民族萬歲！

（本劇於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廈門

大學作第一次公演。）

沒有褲子的人

(俄·Fedor.B. Isjagin)

徐君藩譯

稅務局副登記員費胥黎·費胥什維希·巴胥希聽諾夫，正在初試他那有灰色棋盤格的新褲子。他剛從裁縫店領回在店裏新近熨過的褲子，急要穿上看看合式到什麼地步。爲着這，他由牆面摘下小鏡，斜靠在椅上。這樣那樣地轉動着彎曲着兩腿，很滿足地由每個角度來觀察身後的各部。

這褲子的確極合式；不太短也不太長，不太寬也不太緊。真的，最合式的褲子也不過如是！又好穿又好看。費胥黎·費胥什維希特別喜歡兩條鐵路線似的，筆直地奔下兩膝的，新熨過的摺痕。他十分小心，不敢屈膝，防免破壞那摺痕，所以只得用寬長的步伐往來走動，好像他是登在高蹺上面。

第二天，星期日，費胥黎·費胥什維希穿上那褲子，打算走那一着十分重大而成敗關係一生

的事情。他最終敢于做去。那一天散公時候，局長曾召見他，還告訴他說下月一號起，他將要給升調爲正登記員。所以現在總沒有什麼東西能夠阻礙他與阿爾哥·迫勒脫諾夫那。督泰特烈夫欽那的訂婚罷。

所以費胥黎·費胥什維希就決定找督泰特烈夫欽顧問，虔誠地請他答應阿爾哥·迫勒脫諾夫那的婚約。所以他那天親自由裁縫店領回簇新的褲子；雖然深信自己有成功的把握，但是他知道合式的褲同樣優良的鎗同樣重要：它是促成凱旋的要素。

二

正當費胥黎·費胥什維希要脫下新褲子的時候，突然想到不如多穿一會，穿慣了第二天才會自然。

六月的炎日照耀着，天氣沒有風雨的徵象。他想冒着大險出去走一段路。

費胥黎·費胥什維希·巴胥希聽諾夫漫步踱過老舊木橋，達到市鎮的外郊。他的帽子姿態優美地輕壓在美麗的髮髻上，因爲新熨的有灰色棋盤格的褲子，他走路十分莊嚴而又非常小心。轉向大路的左邊，踏上小徑，走進一座樺樹叢林。在叢林的角落裏奔流着一道小河。

天氣燥熱到教費胥黎·費胥什維希想跳進河裏洗澡。可是，他怎樣能夠坐在草上脫褲子，而

不損壞那兩條摺痕，也不壓縐後面部分呢？終於他發現叢林一角一有段老樹的枯幹，就細心鋪上手巾，這才坐下。他把兩腿筆直地伸展在面前，用謹慎的心情脫下他的新褲子和襯褲，一並掛在樺樹上，用迫人心頭發痛那樣的小心來看兩條摺痕筆直掛下來。他安置外衣和內衫在枯幹上，自己投進小河裏去。

但是他不能久臥在水裏，覺得應當看看褲子會發生什麼事情沒有——它還是在樹上？心理的平靜，給褲子或許會給人偷走這種可怕念頭破壞了。

他立刻再攀上岸，奔向樺樹，多疑地四方展望，感謝蒼天！費胥黎·費胥什維希沒有瞥見一個人，就安下心，躺在枯幹旁邊晒太陽。

他覺得多麼舒服呀！

太陽的光和熱從翻動着的嬌嫩樹葉間篩下，瀉在他那給冷水浸涼的皮膚上面。他的思想從阿爾哥·胥泰特烈夫欽轉到自己的升任正登記員，又轉到他的新褲子——他再探望四周察看褲子是否還在那邊；褲子猶似一面旌旗，正臨風招展呢。不久他便沉沉睡去。

三

會睡了多久，費胥黎·費胥什維希自己也不知道。他突然醒來時候，太陽已經隱匿在森林後

面。還在朦朧中，費胥黎·費胥什維希轉過頭，他的心幾乎給嚇麻木了：他的褲子不見了！

費胥黎·費胥什維希跳起身，瘋人似的一直奔向那顆樺樹，呆望在空枝，又絕望地四方探望，可是褲子仍是無影無踪。

他神經錯亂了，着迷似的在森林中狂奔，用拳頭打自己，撕扯自己的鬚髮，但是這些舉動毫無用處；他那美好有灰色棋盤格的新褲子，已經消失，而且毫無發現的徵兆。

費胥黎·費胥什維希完全昏迷了，搖搖欲墜地回到古老樹幹那邊；他的外衣內衫和帽仍躺在原來地方。他戰慄着穿上上身的衣衫。

他坐在枯樹上細想：現在怎麼辦呢？他不能在樺樹林中過夜。但是沒有褲子，他怎麼能夠走回家呢？在小徑上還不要緊，在大路上在市鎮裏可那裏行呢？他的心沉下去……沉到腿裏。可是，他要壯壯心。

只要天快一點黑下去！但是那樣想也沒有用，六月的夜光亮得即在半夜也能夠在夜色中讀報。那麼他怎樣能夠在，年青的姑娘紳士們來往漫步，而老年人正由窗口向外窺望的時候，赤露着下體走過大街呢？

只要他能夠設法走到木橋另一面頭一座屋子。他的一個局裏同事便住在那邊，深信定能借他

一條褲子。可是，怎樣走過那木橋呢？又沒有別的路。

費胥黎·費胥什維希穿上靴子，口裏囁咕些甚麼。那樣子看起來才是可笑！穿起靴來，却沒有褲子。內衫剛剛掩過臍部，幸虧外衣的下襟很長；在危急時可以拉來掩蔽下體。在這種窘態之下，他那隻帽子尤其顯得滑稽。

費胥黎·費胥什維希就這樣的懷着悸動的心，踏上他那回家的路程。

四

在走過的路中，他不曾碰見一個人。他在路上有極大的幸運，直至聽到馬蹄的響聲，一輛馬車由他後面奔來，愈來愈近，愈來愈近。附近沒有樹木，也沒有叢林。費胥黎·費胥什維希極力奔逃，外衣的下襟飄揚舞動着。正當他聽得馬的噴氣聲，心想一切都毀了，那一刻，他發現在溝旁有一堆乾草，便一跳跳進去，讓兩條腿盡量往下埋。

馬車過去了。費胥黎·費胥什維希認識區長的馬。兩位年青姑娘撑着紅陽傘並坐在車上，向他點頭微笑。她們會看到他的赤腿麼？馬車轉個灣隱滅了不久，他便從草堆裏爬出來。

似一隻四面受困的兔子，費胥黎·費胥什維希戰戰兢兢地走出，高豎耳朵，圓睜驚惶的眼睛左張右望，他的下襟在身後突出揮動，劇似一段短小的嫩枝。

又正同兔子的祇望兩邊，不看前面，結果常常奔進獵人手裏，費胥黎·費胥什維希不曾注意到一個農婦正有一腳沒一腳的向他走來，直到最後那一剎那。

太晚了，他已經來不及躲避。所以用快步狂奔，拚命抓緊外衣下襟，緊裹下身。

那農婦尖聲叫喊，兩手抱頭，跪下祈禱，在胸前畫個十字架，好像她看見了魔鬼的化身。

費胥黎·費胥什維希迅速地跑去。

木橋已經望得見，在木橋外邊便是鎮裏的第一座房子。

五

費胥黎·費胥什維希走近鎮市，已是黃昏時候。

一輛運草車剛要在橋上經過。費胥黎·費胥什維希一時決定附在草車，把身緊緊貼着飼草架，就這樣混過橋，不教人看見。

但是事不湊巧，剛在這時候走來了幾個無賴頑童。

費胥黎·費胥什維希伏在倒掛下來的乾草下面，爬行了很久，身體幾乎絆到車輪上。太晚了，頑童已經看見他，笑着噪叫：「他沒有褲子，他沒有褲子！」頑童一羣發狂的獵狗似的追着他。

在這樣窘境中，費胥黎·費胥什維希祇得拚命了。緊抓着他那不夠長的內衫和外表下襟，以

掩護前方，他跳出隱匿的地方，奔過橋，衝進他同事所住的第一座屋子。

但是一羣頑童呼噪着跟在後頭。他來不及關上屋子外面的門，一直竄上樓梯。房門開的時候，他還聽見那羣小孩走上梯的聲響。

費胥黎·費胥什維希氣又喘心又昏亂，竟至說不出一句話。他推開那個莫名其妙的僕人，瘋人似的狂奔進去。

那家主婦正坐在客廳裏，突然門給打開，衝進一個沒有褲子的人。她尖叫一聲，暈了過去。

費胥黎·費胥維什希快步退出，要找尋他同事的服裝室。突然看見局長帶着恫嚇的神氣堵在那邊，又被迫回頭跑去。他失望地撞進廚房，溜下後門的樓梯，又聽見身。說話和脚步聲，連忙跨過天井，跳到街上。

他現在不只失掉他的褲子，腦子也一並失掉。他不顧一切，只是往前直奔。身後的空間愈變愈多。由他看來，似乎全鎮的人都緊迫地在追他了。

六

費胥黎·費胥什維希腦中只有一個念頭，即是要回家。但是他的屋子是在市鎮的另一邊，要到達那邊須得經過市場。

正要轉入市場，他望到路的那一邊，却看見他的意中人，阿爾哥·迫勒脫諾夫那·胥泰特烈夫欽。

他要回身轉避已經來不及了。他覺得自己受四面的包圍。唯定向他的戀人的來處，一直走去。

這個不幸的人腦裏頃刻閃過一種思想——她一定認不出我。他把兩手掩蓋在臉上，可是又覺得阿爾哥·迫勒脫諾夫那會認出他那有印記的戒指。他在絕望中，手握着帽子，可是她也認得他的帽子和鬚髮……

兩個人祇隔開二十步。費胥黎·費胥什維希迫不得已，鹵莽地搶起內衫蒙蔽在頭上，又把外衣下襟拉上去，這樣才把兩耳完全掩塞。他正要跨大步跳過阿爾哥·迫勒脫諾夫那的身邊，突然聽到她的甜蜜而略帶譴責的聲音，說：

『喂，費胥黎·費胥什維希，你的褲子那裏去呢？』

巴胥希聽諾夫大叫一聲，把自己摔在地上，發出大聲的呻吟。

『她還認得我呢！』

他繼續抓緊內衫緊緊蒙在面上。最後他冒着大險，由內衫縫中小心地向外偷窺。

那邊一個人也沒有。

他放下內衫，怯懦地四向張望。到處是青草，青草。近旁有一段枯老樹幹，旁邊是縐紋重疊的內衫外衣。在後面樺樹上正掛着他那條有灰色棋盤格的新褲子！

費胥黎 費胥什維希深深吸一口氣：都沒有事情，祇是一場噩夢！

第二天他同阿爾哥·迫勒諾夫那·胥泰特烈夫欽那訂了婚。

可是在求婚時候，只要她嬌羞地低下眼光望着地上，他總會不由自主地拉一拉有灰色棋盤格的褲子，似乎告訴自己褲子的確還在身上……

謝謝蒼天，褲子的確還在身上！

七

我一點都不喜歡這個故事。一個人沒有穿褲子的確是無禮。即使褲子給人偷去，也不需要跑遍全市鎮。尤其在戀人面前。這種事不只無禮，而且是無耻。如果真的無法可施時，也祇要告訴

警察：

「這在樣的時候，我的褲子給人偷了！」

無論如何這總是適當的辦法。何必做出那種舉動——翻起他的汗衫……

「不過你記得麼，他要掩蓋他的臉孔……」

臉孔固然要蓋！可是他還有東西應當蓋呀。

「那不過是一場夢而已！」

即是在夢裏，人總不肯失去褲子！好像他沒有別的事情可夢！而且是在訂婚的前一天！……
「沒有一個人能夠控制自己的夢，朋友！」

那麼一個人切不要再做關於此類的夢。如果這故事有一些意義或是一個教訓，像：把褲子穿在身上，不要掛在一棵樺樹上——可是那是任何小孩都知道的！

「喂，朋友！如果反過來那就有什麼意義——在夢裏失掉褲子的是一宗大好事！」
那麼你的故事就比我想的更壞：那不特無趣，而是不道德的。你對自己將感到慚愧！

平凡創刊號

中華民國廿六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福州仙塔路十八號

編輯者 平凡文藝社

發行者 平凡文藝社

總經售 上海雜誌公司

福州總售處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南街新民書局
福州觀音井路

印刷者 中華印書局

本刊文字非經允許不准轉載

平凡定價

每月半出版一册全年八册	訂購辦法	册數	價格
	零售	一	一角
	預定每卷	四	連郵三角六分
預定全年	八	連郵七角	

郵票代洋十足通用以一角以內為限

平凡稿約

1. 本刊各門，均歡迎投稿，惟譯稿暫時不收。
2. 如蒙以木刻畫稿、攝影及其他具有文字意義之圖畫見贈，尤所歡迎。
3. 稿末請註明詳細住址，以便通信，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人自定。
4. 對於投寄之稿，本社有酌量增刪之權，如投稿人不願時，希在稿端聲明。
5. 投寄之稿，登載與否，不能豫先索覆，惟付有郵資者，如不揭載，可以退還。
6. 投寄之稿經揭載後，由本社略奉薄酬，或本刊。
7. 本刊登出之稿，其著作權仍屬於著作者；惟本刊編集各門彙刊或選刊時，亦得自由採入。
8. 來稿請寄「福州仙塔路十八號林心平收轉」

廣告價目

附註	地位			
	普通	裏封及口錄前	底封面	墨色
1. 如欲加印雙色，另須酌加墨費 2. 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價目而議 3. 廣告如需用各式鉛字，均可指定，如另用鐸版銅版木刻等須由登者自備	一套	一套	一套	全面
	十元	廿元	十六元	半面
	六元	十二元		四分之一
	四元			

商務印書館26年度 第二次特價書目

特價書分期發售 於每星期日公布 各售七折四個月

敝館歷年出版圖書，不下萬種，每年新出之書，均在千種以上。各書定價除極力從廉外，並隨時斟酌情形，發售特價，期減輕讀書界之負擔。惟同時發售特價圖書種數過多，購書者對於選書購置，仍感不便。本年度之特價書，改用分期而有系統之辦法：每逢星期日開始發售特價書一次，約二十種，初版書及重版書約各占半數，每書特價按原定價七折，有效期為四個月；科目則務求具備而平均。凡此皆所以謀讀書界之便利。區區之意，尚祈

鑒察！茲將本年度第二次特價書目開列於下：

科目	版次	書名	著作人	冊數	定價(元)	特價(元)	郵費(分)	特價起迄期
總類	2版	漢晉學術編年(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叢書)	劉汝濂著	4	2.40	1.68	15.5	1月10日至5月9日
哲學	1版	中國哲學史大綱(大學叢書)	胡適著	1	1.80	1.26	13.0	1月10日至5月6日
	初出新版	老子述記	朱希煌述	1	1.00	.70	13.0	1月16日至5月9日
	..	邏輯(大學叢書)	金岳霖著	1	2.60	1.82	15.5	1月12日至5月9日
社會科學	初版新出	中國社會經濟史(各國社會經濟史叢書)	森谷克巳著 陳昌蔚譯	1	.70	.49	10.5	1月12日至5月9日
	..	日本社會經濟史(同上叢書)	內田繁隆著 陳敦常譯	1	.70	.49	10.5	1月13日至5月9日
	..	英國社會經濟史(同上叢書)	堀野天著 許嘯天譯	1	.70	.49	10.5	1月15日至5月9日
	..	美國社會經濟史(同上叢書)	猪谷善一著 張定夫譯	1	.70	.49	10.5	1月14日至5月9日
	..	{星期}華僑問題(現代問題標準書)	丘漢平著	1	.45	.32	10.5	1月16日至5月15日
	..	鐵道年鑑第三卷	鐵道部編	1	4.00	2.80	23.0	1月15日至5月9日
語文學	1版	音韻學通論	馬宗霍著	3	2.40	1.68	15.5	1月10日至5月9日
自然科學	初版	科學方法論(漢譯世界名著)	Westaway著 徐章曼譯	1	2.20	1.54	15.5	1月10日至5月9日
	3版	動物學大辭典(縮本)	杜亞泉等編	1	7.00	4.90	30.5
應用技術	初版新出	農業研究統計法	Love著 沈驥英譯	1	4.00	2.80	23.0	1月11日至5月9日
	..	有機工業化學(國立編譯館出版)	張克鏞編	1	3.00	2.10	15.5	1月13日至5月9日
文學	2版	德伯家的苔絲(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編)	Hardy著 張毅若譯	1	3.00	2.10	23.0	1月10日至5月9日
	初版	還鄉(同上叢書)	1	2.80	1.96	15.5
史地	2版	標準外國人名地名表	余祥森等編	1	1.60	1.12	13.0	1月10日至5月9日
	初版	長安史蹟考	足立喜六著 楊鍊譯	1	2.40	1.68	15.5
	2版	近代名人與近代思想(歷史叢書)	Scott著 鍾建閱譯	1	1.20	.84	13.0

第一次特價書二十種 另印目錄贈閱

本刊已在依法聲請登記中

零售：每册一角